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八卷 姑妄聽之 四

18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八卷姑妄聽之四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134972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 姑妄聽之四

## 目次

以賊攻賊	6
兩敗俱傷	7
山精兩隻	8
至大至剛	9
女俠	11
知本	12
刻舟求劍爾	15
情癡於鬼	18
籠絡	19
鬼魔	22
鬼有求	23
矯枉	26
蘇小小	29
奇案	30
剋制	32
敗家女	35

山神賞	63	仙人化鶴	38	弱勢報仇	37
千古畸人	61	拷打婢女	40	聖賢兒女	41
薄命盛運	60	呂留良	41	不懼	44
不見	59	四救先生	45	石膏	48
心召	57	敬與不敬	49	排序	50
巧與拙	56	沒有勝負	51	毒物	53
自取報復	54	自取報復	54		

虹	64
蠅飛	65
辟塵珠	66
純孝	67
急智應變	69
戰戰慄慄	69
狐害	70
有意識	71
食而不化	72
老成遠慮	73
塗飾假借	75
不肖之子	76
蚌胎	78
千里尋父	78
三胞胎	81
第十八卷 姑妄聽之四	
仿雕版新編	85

## 以賊攻賊

馬德重說了一個故事，滄州城南，來了一群強盜劫持了一家富室，已經攻破門扉入內，主人夫婦都被捉了！眾人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主人有個小妾居住在東廂，急忙變服逃匿到廚房裡，私下對灶婢說：

「主人已經落入盜匪之手，我們是不敢與他們鬥的。他們還有人站在屋脊上警戒，防著外人救應，但是屋頂上那些人看不見屋簷下。

你從後窗循著屋簷爬出去，秘密告訴外頭的僕人們，叫他們各乘著快馬拿刀棒，到三五里外去埋伏，強盜們四更以後肯定要出去的，四更不出，則天亮也回不去他們的巢穴。但是他們必定會挾持主人一起走，若無人阻止，強盜必然會在二一里外釋放主人，因為若不釋放主人，怕會讓人知道賊窟了。

等到他們釋放了主人，你們要趕快送主人回來。然後再分人去追強盜們，但是別太靠近，務必保持距離，在強盜們之後半里之內就行了。強盜們如果返回相鬥，你們要快快奔還，他們若是不追了！你們還是要繼續尾隨，若再返鬥，你們仍要奔回，千萬不能正面和強盜打鬥，避免傷亡。

如此一來，他走我追，他們回頭我們就跑，如此一再追、逃，直到他們不返回打鬥為止，那麼就能知道他們的巢穴了，等到天亮後，強盜們就絕無

一人能逃脫的了。」

灶婢冒死出去將計謀都告訴了僕人們。眾人都認為有理，一如其言，果然將強盜們一網打盡。主人重賞了灶婢。小妾與嫡妻過去一直不和，從此以後，妻妾竟然相和睦了。

事後問小妾：「妳怎麼知道要這樣做呢？」

小妾泫然說：「我是已故的盜魁某甲之女，父親在時，曾經說到這個方法，是劫舍強盜們最怕的法子，然而沒見過有人用過。這次事情緊急，我姑且一試，竟然僥倖有驗。」

所以說，用兵者務必得敵人之情。又說，這是以賊攻賊啊。

## 兩敗俱傷

戴東原說了一個故事，有狐居住在人家的空屋中，平時與主人也會互通言語，互相餽贈，或是互借器物使用，人狐相安，像是好鄰居。

有一日，狐告訴主人說：「你家別院的空屋，有隻吊死鬼很多年了。你家最近拆了那處房屋，那隻鬼沒地方住了，跑來和我爭屋。時時現出惡狀驚嚇我家的小兒女，已經很可恨了，還作祟使我的眷屬患了寒熱症，實在不堪忍耐。某觀有個道士能劾鬼，你去求道士來除掉此害。」

主人果然求得了一張符咒，在院中焚燒了。隨即暴風驟起！聲音轟轟然，宛如雷霆下擊。眾人還在駭愕之間，聽見屋瓦格格亂響，好像有數十人在屋頂上奔走踐踏！

屋頂上有人大聲說：「我的計策大錯特錯啊，可來不及後悔了！剛才神將下擊，捉了那隻吊死鬼去，我們也被驅逐了，主人保重啊，我們現在要走了！」

這是不忍其憤，急於逞一時之快的事，這種下場沒有不兩敗俱傷的。看這隻狐的作法，就可以成為借鏡啊。

又呂氏表兄說（忘其名字，是我先姑媽的長子也。），有人患了狐祟，延請術士禁咒。狐果然走了，但是那個術士卻需索無厭，不時遣木人、紙虎之類到他家擾人，給了錢就暫時停止。過了十幾日又來！道士做祟更甚於狐祟。那一家只好攜家帶眷，搬到京師避難，這才免了道士的勒索。

若想要快速求勝，而去借助小人之手，沒有不遭到反噬的，這也是一個借鏡啊。

## 山精兩隻

烏魯木齊參將海起雲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去征烏什之時，戰罷還營，

見到崖下樹杪間，有一個人探頭探腦向外窺探，他懷疑那是間諜，奮起長矛刺之（軍中呼矛曰苗子，蓋聲之轉也。），一鎗刺中石上，火光激迸，矛頭都折了，他的手臂也差一點受傷。他又懷疑是自己目眩看錯了，然而矛頭上和地上都有有血跡，竟不知是何怪？

我說這必定是山精也，深山大澤之處，什麼生物生不出來？《白澤圖》中所記載的內容，雖然很多都是附會和傳說，也是一開始真的有，才會生出種種傳說啊。

又說，有一個巡邏的兵，見到一隻黑物蹲在石上，他懷疑是熊，引滿弓箭射牠，三發皆中，然而那隻黑物夷然如不知中箭了！小兵驚駭極了，跑回軍營呼叫伙伴帶著火銃去，去到那裡時，則那隻黑物已經不見了！我說這也是山精啊。

## 至大至剛

常山峪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說了一個故事（大官們的肩轎，以八人更番，出了京師則添加四人，就是所謂的加班。），長姐者，忘了她的姓，只知道她是山東流民之女，年紀大約十五六歲，隨著父母在赤峰就食（即烏藍哈達。烏藍譯言紅，哈達譯言峰也。今建為赤峰州。），租田耕種。

一日，長姐入山採樵，遇了風雨，躲避在巖下，雨停了以後，天色已昏黑，她怕有虎不敢走山路回家，只好藏匿草間等待天亮。

她遠遠的看見一雙火炬，懷疑是虎目。那雙火炬到了眼前，竟然是幾個官府的衙役，身上的衣冠不古不今，叱問她何人！長姐據實以告。

這時有個大官坐上石上，令人拽她出來，眾人都跪拜山呼。長姐以為是山神，也一起匍匐聽命。

大官說：「你的夙孽應該充當我的食料，現在你被擒了，我就該把你吃了！你快快把衣服脫了！伏在石上，身上不能留下寸縷，否則會塞牙縫。」

長姐知道那是虎王不是山神了，她害怕的顛顛，祈求免死。

大官說：「看你的容貌尚可，若是你肯陪我睡覺，我就赦你免死。以後還會時常來往於你家，也會帶給你很大的福報。」

長姐一聽大為憤怒！跳了起來，她說：「那有神靈肯說這種話？你一定是邪魅！吃就吃吧，長姐我是良家女子，不可能蒙面做這種羞愧的事。」

長姐順手拾起石塊奮然一擊，眾人連同石上的大官竟然奔散逃了！

這並不是長姐力量大足以勝之，而是長姊的氣盛足以勝之。女子的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啊，難怪人們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 女俠

張墨谷太守說了一個故事，德州、景縣之間有家富室，長年積穀而不積金，是為了防劫盜。康熙、雍正年間，頻頻荒歲歉收，一時米價昂貴，那家富室則是緊閉廩倉不肯糶升穀出來平緩穀價，那是希望穀價再增值些！

鄉人都詬病那家富室，卻也無可奈何。有個色藝兼備的藝妓，外號玉面狐的妓女說：「這事容易辦，你們只要將錢準備好了，就可了。」

玉面狐逕自到了那家富室去找男主人，玉面狐說：「我是鴛母的搖錢樹，鴛母照顧我也虐待我。昨天我和她起勃谿，吵了起來，鴛母說只要我以千金自贖，就放了我。我也厭倦了這種風塵謀生，願意得一位忠厚的長者托付終身，我想，長者就是您了啊！您如果能捐出千金，則我願意終身執巾櫛侍奉您。」

又聽聞您不喜積金，沒有金子也行，只要二千貫錢也足抵了。昨天已經有個木商聽聞了此事，已經回天津去取資財了，估計他在半個多月後回來。我是不願跟隨那個庸奴的，如果您能在十日內先定了，我會非常感謝您的大德啊。」

富室主人老早就喜歡這個藝妓了，聞之大為驚喜，急急賣出穀物賤售。廩倉已開，買食穀的人紛紛都來買，不可能再關閉了，那一家富室，竟然將

多年所積存的糧食都賣光了，一時市面上米價大平。

當穀子要賣完的那幾日，玉面狐派遣僕人來致謝富室，說：「鴛母養我久了，我也是一時負氣和她相罵，所以才有贖身之議。如今她悔過挽留，於義我也是不可以負心的啊。我當時所說的條件，就等待以後再看看吧。」

那富室主人原來也只是與玉面狐口頭私約而已，無媒無證，當時更沒有下訂錢聘定，竟然毫無辦法可想了。

這個故事李露園也曾說過，應當不是虛構。聽聞藝妓玉面狐當年才十六七歲，遽然能辦好此事，也真是個女俠啊。

## 知本

丁藥園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孝廉，年紀都四十了而無子，買了一妾甚明慧。可是嫡妻不能相容，日日夜夜的罵著小妾。過了一年多，小妾生下一個兒子。嫡妻更加容不下她了，竟然將小妾轉賣去了遠處。

孝廉從此惘惘然如有失，一個人獨宿書齋，有一夜，他還沒睡下，小妾忽然掀開門簾入內。

孝廉驚問：「怎麼來的？」

妾說：「我逃回來的。」

孝廉沉思說：「逃回來我怕他們來追捕，家有妒婦怎麼肯藏匿？況且事已至此，你回去，人家又怎會容你呢？」

妾笑說：「不騙你了，我實是狐女。之前以人形來嫁給你，人有人的理，我不敢也不忍心與嫡妻相罵；現在以狐來，狐能變幻無端，出入無跡，那個妒婦怎能知道呢？」

從此孝廉與狐妾嫵婉如初。時間久了，漸漸被童婢泄露出去了。嫡妻大怒！花了很多錢招募術士要來劾治狐妾。

一個術士來設壇捉狐，燒了檄文召集天將捉了狐妾來，狐妾不服罪！伸手攘臂的與術士爭辯！

她說：「孝廉因無子而納妾，則納為有理；我生了兒子還遭遣，就是丈夫負心。我是無故被賣出去，罪不在我。」

術士說：「既然已經出去了，豈可私自回來呢？」

妾說：「離出去的母親未嫁，就是與子未絕；離出去的妻未嫁，於丈夫也未絕。況且賣掉我的人那個妒婦，我不是被丈夫遣出去的。我的丈夫也還收留我呢，我沒有被他厭棄，為何不可以回來？」

術士怒說：「你本就是個獸類，怎麼敢根據人理來爭啊？」

妾說：「人變獸心，在陰律和陽律都有刑罰。怎麼獸變人心，反以有罪

呢？法師你又是根據那一部憲典呢？」

術士更加憤怒了，他說：「等我拿五雷法治妳，你就知道是這誅妖了，妳還不怕！」

妾大笑說：「妖也天地之一物，若是無罪，天地也未嘗不肯養活。上帝也不肯誅殺，法師你是想要都殺光光嗎？」

術士拍案說：「你媚惑男子，難道不是你的罪耶？」

妾說：「我是以禮而嫁，不能說是媚惑。倘若真是媚惑，則是攝精吸氣，孝廉早就枯槁而死了。如今我在家兩年，又回來了五六年，我的丈夫康強無恙，你所謂的媚惑在那裡？法師受了妒婦許多金錢，鍛煉周內，羅織罪名，是要以酷濟貪嗎？我豈肯心服呢？」

術士與狐妾的一問一答之間，術士回顧所召請來的神將們，祂們早就都離開了！術士也沒辦法了，只好瞋目說：「我今天不與你爭，等明日我會再召請雷部！」

明日，嫡妻再要去催促術士設壇捉狐，則那個術士已經連夜逃跑了！

就算那個術士所持的是正法，然而他竟然是貪錢施行法術，難怪魅也不怕，神將也是不滿啊。

相傳劉念臺先生做總憲官之時，曾在御史臺題了一副對聯，寫著：「無

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真可謂是知根知本啊。

## 刻舟求劍

莫雪崖說了一個故事，有鄉人患了時疫，困臥草榻，魂忽忽然已經出了門外，覺得頓離熱惱，意識非常舒適。然而門外的景象都已經不是熟悉的地方了，他只好信步走去。偶遇到一位老友，兩人相見悲喜。這時他憶起這個朋友也死了啊！忽然自悟說：「我也死了嗎？」

友人說：「你的死期還沒到，只是離魂到此而已。這裡不是人境，你可想一同去遊覽以廣見聞嗎？」

那個鄉人就隨著老友而行，所經過的城市墟落，都與人間一樣，街市上也是往來擾擾，也各自有所營。但是他們見了鄉人都只是目送，並無一人來和他攀談說話。

鄉人說：「聽說有地獄，可以去看一看嗎？」

友人說了：「地獄就好像囚牢，不是冥官不能開啟，不是冥吏也不能帶人去，我也去不了。可是這裡有三四隻奇鬼，看起來像地獄景象，你可以前往觀看。」

因此改循歧路而行，行走了半里多到了一地，那裡空曠如同墟墓，看見

了一隻鬼，形狀樣貌也如一般人，只是鼻下沒有嘴巴。

問：「怎麼會這樣？」

說：「他在生時，最是巧於應對了，很會說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所以受到此報，叫他沒嘴不能言語。若是遇到餓口漿水施食，也只能用鼻子飲食。」

又見了一隻鬼，屁股聳上朝天，可是頭首折向下，臉貼著腹部，用兩手支拄著地行走。

問：「怎麼會這樣？」

說：「此人生時，妄自尊大，所以受到此報，使他不能再仰面傲人了。」

又見了一隻鬼，自胸部到腹部，裂開了！裂口張開數寸，裡面的五臟六腑，都沒了！空無一物。

問：「這又是什麼緣故啊？」

說：「這個人在生之時，城府深隱，人都不能測度，所以受這個報，使腹肚中空空然，無法匿形啊。」

又見了一鬼，足長二尺，手指巨大如椎子，腳踵巨大如斗，沉重不堪，猶如千斛之舟，他需要努力半刻，才能移動一寸。

問：「這又是何故呢？」

說：「此人生時，是個高材捷足的人，事事務必居人之先，所以受這種

報，使他不能行啊。」

又見一隻鬼，兩耳拖地，好像拖曳一雙翅膀，臉上卻是混沌無竅，平平的披著一張皮。

問：「這又是怎麼了？」

曰：「這一個人花生時，懷忌多疑，喜歡聽人說蜚語八卦，所以要受此報，使他不能聽不能看也不能聞。這些種種，都是根據惡業淺深而起，等待受報期滿，才能進入轉輪。他們的罪只比下地獄高一等，就如同陽律的流放一樣。」

隨即見到一隊車騎雜遝而來，一個冥官經過，見到鄉人，大驚說：「這是生魂，竟然誤游到這裡，恐怕會迷路不得回去。誰認識他家，可以引導他回去。」

友人跪啟說：「是我的舊交。」

官即令他送鄉人返回。快到家門前，鄉人已經大汗而醒，從此病癒。

莫雪崖是天性爽朗，胸中磊落沒有隔夜事的人，每每與朋友談諧遊戲，總是俊辯橫生，他說這個故事，應該是寓言故事，未必真的有。

然而莊生、《列子》的文章書籍也大半都屬於寓言故事，意義卻足以勸事懲戒，所以也不必刻舟求劍，聽過就好，不必探究說的是誰啊！

## 情癡於鬼

陳半江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書生，在一個月光明亮的夜晚遇見一個婦人，那婦人容顏姣好很美麗。書生說輕挑話相邀，婦人欣然相就。

她只說家住在鄰近，卻不肯說出姓名。又說丈夫時常外出，一出去就是好幾日。家中有後窗可開、牆有缺口很好跳過……等等，如果有機會，就可以出來相會，可是你不能指定日期……。

如此約定之後，書生與婦人私通了五六年，兩情好甚。有一年，書生將要遠行，婦人夜裡來找他話別。

書生說：「我隨人作計，後會無期了啊！」一時淒戀萬狀，甚至哽咽哭泣都說不出話來。

婦人忽然嬉笑說：「你怎麼這樣情癡呢？肯定要得相思病呢，這就不是我初來相就的意思了啊！實話對你說吧，我是隻鬼，正在等待捉交替的鬼啊！」

凡人與鬼狎，沒有不病死的，那是陰剝陽。只因為我愛你的長相韶秀，不忍心玉折蘭摧傷害你，所以每次來過了以後，必定要再過了七八日，等你陽復之後才肯再來。人的陽氣有剝有復，所以你還能無恙。假使遇見其他的女鬼，保證會引你縱情冶蕩，不出半年，早就把你吸乾了！

我們這種女鬼很多，但是能像我一樣的很少，你要謹慎喔！我感念你情深義重，此所……，我就還報你吧。」

婦人說完話，立刻變成散髮吐舌的吊死鬼形狀！長嘯而去。書生震懼顫慄差點失了魂，從此以後，那怕遇見再美麗的女子，他也不曾瞄上一眼。

### 籠絡

王梅序說了一個故事，交河有個鄉民，被盜賊誣告是帶路人，鄉下人樸素又老實，鄉民竟然無法自辯，只能想出賄賂縣吏的法子，想求縣吏救援。

縣吏也聽說鄉民被盜賊誣賴是帶路人，起因是誣告他的人調戲他的妻子，被鄉民毆打所引起的報復。

縣吏想，這個鄉民的妻子，必定是美艷的婦人，縣吏於是不肯收下賄賂，而是對居間來送錢的人說：「這件事秘密，須要他的妻子私下裡自己來我這，我才可以教授他應對的方略喔。」

居間人將這話告訴了鄉民，鄉民怕死又失志，著人叫丈母娘來獄中，悄悄的將這些事說了。丈母娘又將話傳給了女兒，鄉民的妻子聽了也都不言不語，不回應。

過了兩三日，縣吏家有人夜裡來扣門。縣吏開門一看！竟然是一個乞丐

婦人，用破布帕裹著頭，身上穿著百結的破衫，闖入家裡。

縣吏問她也不答話，邊走向內室、邊脫衣服和頭帕，內裡則是個鮮妝華服的美豔婦人！縣吏驚問她從何處來？豔婦紅潮暈頰，只是俯首並無言語，從袖中抽出一片紙。縣吏拿著紙到燈火下看，只寫著「某人妻」三個字而已。

縣吏大喜過望！引著豔婦入到內室，故意問她的來意。美豔的婦人掩淚說：「不知道你說什麼呢！為何夜來？既然已經來了，就不必問了，只是祈求你不可失信啊。」

縣吏對著燈火大發洪誓，遂兩相嫵婉相好。美豔的婦人住留幾日，縣吏竟然大為婦人所蠱惑，他是神魂顛倒，百寶盡出，只怕自己不能讓婦人滿意。

婦人暫時辭去，還說住在村子裡日日都受人欺侮，實在難於久住，如果能在城中，在縣吏家附近租數楹屋子住下，便可托他的庇蔭，免受無賴們的欺凌，也可以朝夕相往來。

縣吏更加歡喜了，竟然出盡百計替鄉民申冤。等到鄉民出獄之後，每次遇見那個鄉民，縣吏總是神情索漠，因為他狎昵了鄉民的妻子，現在他出獄了，愧於相見啊。

後來縣吏因公事到了鄉下，還去鄉民家拜訪，想要再看一眼他的豔妻，可是鄉民一家都拒不見面。縣吏知道她也絕決了，心裡大恨！

此時發生了挾妓引誘賭博的官司，官員判定妓女要押歸原籍。縣吏一看，竟是那個鄉民的美艷妻子！縣吏來和那艷婦說話。

婦人說自己被丈夫禁制，又慚愧相負，心裡還是很懷念他的好，今日有幸相逢，乞求縣吏念著舊時數日的歡愉，救救她免於杖打、免解回吧，縣吏又被迷惑了。

縣吏告訴長官說：「那個妓女所供出的是母家的籍貫，實是縣民某人的妻子，這件事應該要追究他的丈夫。」

縣吏是公然覬覦婦人，還不斷慫恿長官判妓女官賣，他是想要自己買下那個婦人。官府派遣衙吏拘拿鄉民，鄉民也攜著妻子到公堂來，竟然是另一個女人！詢問鄉里人都說不假。

官員問縣吏：「為何要誣告鄉民？」

縣吏不能回答，只是說：「風聞。」

官問：「聞之於何人？」

則縣吏噤聲無語了，呼喚妓女來詢問，妓女才說：「縣吏一開始想要挾污鄉民的妻子，是那妻子想，從了他則是自己失身、不從則丈夫要死，正好有新來的妓女，鄉民的妻子盡脫簪珥賂妓女冒名前往，所以與縣吏狎而相識。」

現在當受杖打，又正好也與他相逢，所以才誑托自己是鄉民的妻，只希望不被仗打，沒想到他又其他的謀劃，所以才會兩敗啊。」

官員覆勘鄉民之前的罪，果然是被誣告的。姑念縣吏出計救死，可是這又是出於其妻的計謀，釋放了鄉民不再追究，可是要嚴懲這個縣吏了。

神奸巨蠹，莫過於這個縣吏啊！然而他也被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

愚者老是被智者所敗，可也會物極必反！事情往往出於防備之外，智者有計謀策畫，還會有更出奇智出於其上，突起而勝！天的道理，無往而不復，假使智者始終都不會失敗，則天地間，就只剩下智者能生存了，愚者也早就斷絕了啊，那裡會有這種理呢！

## 鬼魘

鬼魘人至死，不知是什麼意理。倪餘疆說：「我聽聞諸施亮活過來了啊，他說是取啖了生魂之氣活過來的！」

原來鬼為餘氣，餘氣漸漸減，以至於無，若能得了生魂之氣加以補充，則又可再延續餘氣。所已女鬼總是想與人狎，那是要攝活人的精也；男鬼不能攝人精，則殺人而吸活人的生氣，像是狐的採補之術呢。」

因此想起劉挺生說過，在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之時，有五個舉子，

天晚遇雨，都跑去棲住在破寺中躲雨。

其中四人已經睡了，惟有一人睡不安穩，只覺得陰風颯颯然，有幾隻黑影從窗外入內，向著睡著的四人噓氣，那四人隨即發夢魘。那些黑影又向沒睡的那一人噓氣，那人心雖明白，卻也漸漸昏盲了，只覺得好像有東西來拖曳他。

直到稍稍甦醒，他已經離開原來躺臥的地方了，身體卻好像被綁住，想要呼叫！則嚦不能發出聲音。

回看其他四人，也都縱橫偃臥僵硬，此時眾鬼共舉一人啖之，一會兒都吃盡了；又接著要吃第二個人。直到要吃第四人之時，忽然有個老翁從外頭入內，厲聲叱說：「野鬼不要造次亂來！這二個人有祿相，不可侵犯。」

一時眾鬼駭散，剩餘的二人倏然自醒，描述所見都一一相同。後來，一個做到教諭官，一個做到訓導的官位。

鮑敬亭先生聽了這個故事，笑著說：「我平生總是自薄此官，覺得官小，不料竟然也為鬼神所重視啊。」

聽他說的，好像諸施亮復活的故事也不是假的。

## 鬼有求

李慶子說了一個故事，有個生員朱立園，辛酉歲北上應順天的考試。夜晚經過羊留之北，只因為繞道避開泥濘的馬路，竟然迂迴失道迷路了！

前後都沒有旅舍可棲住，遙見林子外有人家，他就試著前往投宿。到了則是土牆瓦舍，凡六七楹的普通房子，有一個童子出來應門。

朱立園將迷路求宿的意思都說了。才有一位衣冠樸雅的老翁出來，延賓客入內，可是不進大廳，只在旁舍中。老翁叫掌燈，童子拿來了一盞黯黯無光的燈火來。

老翁說：「荒歲歉收油不佳，實在令人氣悶，但是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啊。」

又說：「夜深了，不能做菜肴了，只有村酒小飲，請你別介意。」款待的也很好。

朱立園問：「家中還有何人？」

老翁說：「我零丁孤苦，只有老妻與僮婢同居而以。」

老翁問朱立園要去哪裡？朱告知要老翁自己要北上到順天去。

老翁說：「我有一封信和少許的物件想要送去京師，可是這裡僻路苦無書郵到，今天幸好遇見你來，甚幸。」

朱立園問：「這裡四無鄰里，你獨居不害怕嗎？」

老翁說：「我只有薄田數畝，監督奴輩們耕作，只能就近居住。我家貧無儲蓄，也不怕盜賊。」

朱立園說：「聽說曠野多鬼魅呢。」

老翁說：「鬼魅也沒見過。你這樣害怕，不如我陪你坐到天亮，可以吧？」

老翁向朱立園借了紙筆，走進內室寫信；又將雜物封信函內，拿片舊布裹束，密密的縫好。交付給朱立園說：「地址已經寫在信封上了，你到京城時再拆看就知道了。」

天亮後朱立園與老翁作別，老翁又切切叮囑這封信物千萬別遺失了，這才慇懃分手。

朱立園到了京城，拆視布裹，則信封上題寫朱立園先生啟字，裡面有金簪銀釧各一雙，信件內容寫著：

「我年老無子息，誤惑婦人之言，竟然答應以女婿為嗣。而外孫只來過一次祭掃，後來就被視為異姓了，他們不再來祭祀了。這裡的紙錢麥飯，早就都沒有了；三尺孤墳，也快要傾圮。我在九泉下茹痛，百悔難追啊！」

現在謹能拿出殉葬棺內的的薄物，請求你賣了它們，歸途時將所得的錢，

替我修治荒廢了的墳塋，並稍稍濬通塚南的水道，才能免於淫雨水潦，不被雨水浸濕幽窀。

如您允許我的祈請，我也會如同杜回結草一樣的回報。我知道你怕鬼，只會在暗中稽首不敢見形，請您勿滋疑慮。亡人楊寧頓首。」

一時朱立園駭汗浹背，才知道自己真的遇鬼了！因信中說起歸途之語，知道必定不免再回到舊地遇見老翁，隨後而果然。他還是走到了羊留，朱立園將所賣簪釧的錢，派遣僕人前往修治老翁的墳墓，自己竟不敢再去了。

## 矯枉

吳雲巖說了一個故事，有個秦生，特別不怕鬼，總是覺得自己不曾見過一隻鬼而遺憾歎。一夕，秦生在自家的別業散步，聽聞樹外有人朗朗吟誦唐人詩：

「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惟對空山月。」

其聲哀厲而綿長，秦生隔著花葉窺探，有一個身穿古衣冠的人倚石坐著。這下他確知那是一隻鬼了，秦生遽然走向前想去捉鬼，那隻鬼竟然也不避開！

秦生長揖說：「與君路異幽明，更是今古不同，在這裡邂逅相遇，也無

可以慰問寒溫，我之所以來找你，是想要問一問鬼神的情狀而已，敢問你做鬼做多久了？」

鬼說：「一脫形骸，就已經是鬼了。一如脫繭成了蝶，也不知做鬼多久了啊。」

秦生問：「果然是魂升魄降，還入太虛了嗎？」

鬼說了：「自從我成了鬼以後，就住在這裡了。今天我全身現出與你相對，也沒有隨氤氳元氣相隨，更沒有升降飛揚。子孫們來祭拜時才有一聚，子孫們祭畢則是子孫們散去啊。」

問：「果然有神嗎？」

曰：「既然有鬼，當然也有神。就像有百姓必有官師。」

問：「先儒們宣稱雷神之類，都是旋生旋化，是真的嗎？」

曰：「我生前還作窮書生之時，早就聽多了這種說法，但是我還是偷偷懷疑，若是每一次的霹靂擊格，轟然交作的雷電，是一雷一神，則雷神的數量豈不是多於蚊蚋？」

如果雷止而神滅，則神的壽命豈不是比蜉蝣還短？我也曾將這種想法質問老師們，可是每一次總是遭到呵叱。

自從我成為鬼之後，才知道百神也是奉職的，一如世上勇建的官員，都

不是頃刻生出的幻影，我真恨不能將我所見所聞，再去問問老師們呢！

然而那些老師們應該比我早死，肯定也是作鬼也很久了，他們也當自知了啊，我也就不必再回去質問他們了。

大抵這無鬼之說，聖人在的時候還沒有這種論調，是後來的諸多大儒者們，恐怕人們諂媚或是褻瀆，所以強造出無鬼論來。

然而就像禁止沉湎可以，將酒醴祭祀都廢棄了則不可；禁淫蕩可以，把夫婦之親都廢棄了則不可以啊；禁貪婪可以，連同財貨買賣都禁絕了則不可；禁鬥爭可以，如果也將軍隊都禁絕了！更不可以啊。

可是那些說無鬼論的老儒們，竟然以一代盛名，挾其百千萬億的朋黨之助，使人們都噤口不敢說真話了！可是也始終不能懣服人心，就是這個緣故了。

傳無鬼論的教學老師們，雖然也是心知肚明，卻都不以為然，然而，若不持這種論調，就稱不上有精義之學，所以明知是錯，也是要違心而唱和的說：『理必是如是說。』一般人不能察先儒的矯枉之意，越說越是激動，根本就不是本著自己的心說話；後代的儒生有關邪之說，也是被壓於所畏的心思，更不是其本心了。竟然都說，只有相信無鬼神的讀書人才是儒者？

你這樣皇皇質問我，可見你也是接受這種無鬼論很久了啊。我是泉下之

人，不想與生人接觸太久，你也不宜長久的與鬼靠近，我言盡於此，其餘的可以類推。」那隻鬼曼聲長嘯而去了。

這個故事，是要說明所謂的儒者明明都知道有鬼，還要故意要說無鬼論！與第三卷之「永嘉之徒」的黃山二鬼所說的，儒者們明明知道封建井田制度不可行，還故意要說可行一樣，都是洞見癥結之論啊！僅僅因為儒者們的迂闊，使得後學的人們猶墜五里霧中，都迷迷糊糊了。

## 蘇小小

主事汪厚石說，有人在西湖扶乩，下壇詩寫著：「舊埋香處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弔古，幽魂腸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

眾人都知道是蘇小小來了！她是生在南北朝時期的錢塘名妓。

有客人請說：「仙姬生在南齊，怎麼也能寫七律詩呢？」

乩判寫：「時間、經歷和閱事，幽明都是一理，只要性靈不昧，即使是時移世易也都能一樣。孔聖人只認識大篆，可是祝詞為何都用隸書書寫？釋迦也不解華語，疏文怎麼也可以用駢體寫呢？這就說明，千載以前的人，其性識至今猶在啊，古人當然能解今日之語，通今日之文。江文通、謝玄暉能

作《愛妾換馬》的八韻律賦（見於《纂異記》），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懷古》的五言律詩，自古以來就這種事，怎麼現在你還要懷疑呢？」

又問：「還能作永明體嗎？」

乩判立即書寫了四首詩：

「歡來不得來，儂去不得去。懊惱石尤風，一夜斷人渡。」

「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

「結束蛺蝶裙，為歡棹舴舺。宛轉沿大堤，綠波雙照影。」

「莫泊荷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見。」

全部都是五言為形式的樂府詩，寫的都是情愛的《子夜歌》。雖然是才鬼依托來寫就，也可以說她是俊辯啊。

### 奇案

表兄安伊在說了一個故事，河城在秋收的時候，有個少婦抱著兒子走在田壟上，忽然失足仆倒在地！倒臥不再起身。在田裡收割的農人遠遠的看見了，懷疑有故，都跑去看，則母子兩都已經死了！孩子是撞到瓦角，腦裂而死的。

眾人駭報田主家，田主也報向里胥。來人辨驗死者，則是數十里內並無

這個婦人，況且她衣飾華潔，孩子也是穿戴著銀釧紅綾衫，不像是貧家人，眾人大惑不解！將就著拿草蓆覆蓋屍體，還派人輪番看守，然後再急急的跑去報官府。河城離縣城近，官員衙吏們第二天還不到中午就到了停屍現場，打開草蓆檢視，只見草蓆下放著稻草一束，二具屍體都已經不見了！

壓草蓆的磚塊也沒動過，看守的人也都沒有離開過。官大怒！下令將田主和看守的人通通捉了回去，多方嚴刑拷打逼問，也絲毫沒有謀殺棄屍的情狀。就這樣來來往往，發文叫鄉人們輪流來詢問，糾結繳繞了一年多，才以疑案上呈。

上頭官員也以案情恍惚為由，又是公文下！叫來田主一家人往返駁詰。一大夥人一會兒到官府，一會兒到縣府，又過了一年多，官員還在尋找機會尋訪，然而那一戶田主家已經破家、破產了，家財與家人全都蕩然無存！這件事是康熙五十二、三年，歲次癸巳、甲午年間的事。

相傳是村子的南邊的墟墓間，有隻黑狐夜夜拜月，村人多有見過也不奇怪。是田主那一戶人家，其中一個兒子好弋獵，潛往埋伏，伺機射了牠一箭！正射中黑狐的屁股。黑狐噉然長號，化成火光西去。那人又搜索黑狐的巢穴，捉了二隻小狐，綁了帶回家去，兩隻小狐又跑了。

過了一個多月，這件事就發生了。人們都懷疑是黑狐變幻來報冤的。但

是這件奇案荒怪無有根據，人們也不敢說出來入供詞，官員也不敢寫入案牘，又不能不以匿屍來論斷，自然紛紛擾擾，到了這種地步。

又有一個類似的事，說是城西某村有個乞丐婦人，被婆婆虐待慘了，自己吊死在土神祠裡。人們也是拿草席覆蓋屍體待檢，也是派人輪番看守。官員也來了，則屍體與守屍的人都不見了！官員也是窮治眾人一如河城的案件。後來經過了七八年，才在安平（深州屬縣。）找到了婦人和看守屍體的人。

原來是那個乞丐婦人長的頗為白皙，一個少年輪守之時，脫下她的下裳，姦淫了女屍！屍體得了人氣復生了，兩人竟然相攜逃亡了。

這也是康熙末年的故事，有人懷疑河城之事也是類似此案，但是也未可知啊？也許是這兩案並為一事，只因為年久，而傳聞有誤呢。

## 剋制

同年龔肖夫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四十多歲了，卻無子息，妻子又悍又妒，萬無納妾之理、也無納妾之法，而他總是鬱鬱不適。

偶然間他到了一處道觀，有個道士招他來說：「你的氣色凝滯，好像有很重的憂慮。道家以濟物為念，你說實話，也許我能幫幫你啊？」

那個人很稀奇道士的話，將自己內心的憂傷都說了。

道士說：「我早就聽說了你的事，只是要再確認一次啊。你去製作鬼卒的衣裳十多具，我自當有方法報命，如果不能製作，拿戲子伶官的戲服也可以。」

那個男人心裡越是覺得奇怪，然而翻心一想，就算是道士騙他，取了那些衣物也是無所用，這其中必有緣故，他就姑且試著去做了。

當夜，妻子發夢魘，呼叫也叫不醒，她睡夢中又是呻吟、又是號叫，哭叫聲音甚是淒慘。第二天，妻子的兩股都青青黯黯。問她，她秘不肯說，只是吁嗟而已。

三日以後又是如此睡中哀號，從此以後，每三日都會來一次！半個月以後，妻子忽然遣奴才去叫喚媒人婆來，說：「要買妾。」人們都不相信她。

男人也怕有後患，特別持疑。既而，妻子都整日昏昏沉沉，醒來就催促買妾，催的更加急了，連金子都放在桌案，更與僮僕約定，三日內若不能買來一個妾，要重打僕人，買得不好也要重打！看她說的情狀，好像也不是騙人的詭語，媒人婆竟然找來兩個少女，妻子將那兩個少女都留下了。

當天晚上即整飾衾枕，催促她的丈夫入房。全家人都駭愕，都不知是何緣故？丈夫也惘惘如在夢境。

後來那個男人又見到了那個道士，才知道那個道士有奇術能攝魂，在夜裡叫道觀中的道眾穿上鬼裝，然後道士卻頭戴星冠穿上羽衣，坐堂上焚符咒，攝了婦人的魂來，說她家的祖宗公婆因為斷祀，因她悍妒有不孝的罪名，已經到冥府具牒文告了她，還要用桃杖決打一百下，又叫她回去，克期令她為丈夫納妾等等。

婦人起初以為是噩夢，尚未答應。隨即三日一攝，每次都被打了一頓。婦人整日昏昏沉沉的那一日，就是被倒懸了魂，用醋水灌鼻，又約了三日若不得好女子為妾，就要叫她去泥犁地獄了。

攝魂小術，本來就不是正法，然而法無邪正，看人怎麼使用，如同一隻戈矛，用來殺掠則是劫盜，用來征討則王師。術也無大小，也是看人怎麼用，如同不龜手的藥，可以浣紗洗滌不裂手，也可以大敗越師，裂土封侯。

這個道士正是所謂的善用其術啊！至於囂張頑劣的悍婦，說情不理、說事也不能比喻，法令也不能禁，而道士卻能以術制之啊。

這就如同堯牽一羊，舜在後跟從而鞭打，羊也不肯行，可是叫一個牧人來驅之則羊群能行。這就是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呢。神道設教，用來馴服天下之強梗悍硬的人，聖人之意深啊，講學家怎能都一一識之呢？

## 敗家女

褚鶴汀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太學生，家財巨萬。妻子生下一個兒子，難產死了。太學生再娶，繼室是個美麗的女人，太學生竟然被蠱惑了。

繼妻托言家政無人佐理，迎來她的母親，母親又攜來二個妹妹。不到一年，她的一兄二弟也都帶著全家人來住在一起了！繼妻母家眷屬全都住到太學生的豪宅內。

久而久之，太學家的的僮僕婢媪，都是繼妻的黨羽，太學父子倆，反而瑩瑩孤苦好像是寄食她家一樣。

又久而久之，家中的筭鑰簿籍，錢粟出入，都不讓太學生知曉，只願給那對父子倆殘杯冷炙，一大一小反而遭到全家人的厭棄鄙薄。

太學生稍稍覺得不堪，想要奪還被繼妻所侵的權柄和財務，則繼妻的兄弟們在外到處哄傳他家的私事，繼妻的母親和妹妹等人在家詬罵，鬧的無一寧日，太學生也被住在他家的眾人聚毆，以至於鬚鬚也被拔了，頭面也被打破了！大聲呼救都無人回應。

他的幼子狂奔來救父親，也被繼妻一族打趴在地不起，父子倆惟有叩頭乞求緩死而已。太學生憤恚不能自己，一個人跑去後圃就想自盡。

忽然來了一個老人制止他說：「你別尋死啊！你家之事，神人共憤很久

了。我久住在你家，覺得不平更甚。你只要去土神祠焚牒，對土神乞願，叫你家後圃的狐來驅逐，土神必定允許你的。」

太學生一如老人所言去土神祠焚牒。當晚，果然屋瓦亂鳴，窗扉震撼，繼妻的黨羽都被磚石所擊中，人人頭破流血。

又不久，繼妻黨的婦女，都被狐媚了！雖然繼妻的母親沒有。但是老太太則是大白天發狂，裸身光腳的狂走，嘴裡說著醜詞還作出種種猥褻形狀，無所不至；夜裡，則每一個房間聚集數十隻狐，輪流鬪戲繼妻的兄弟姊妹，甚至他們的親眷黨徒，眾人不勝其創，到處都聽得見哀乞聲。

廚中的肴饌，也都攝置到太學生父子之前，妻黨所食的食物都會雜以穢物。繼妻的家人知道不可以住了，眾皆逃竄回去老家。

這時太學生才能稍稍召集舊時的僕人回來，復理家政，父子倆這才開始可以自存了。繼妻黨羽此時還是覬覦未息，時常回來探視。可是一入門動輒被擊，或者是私下有所攜出，一回到家，則囊已空空。他的繼妻若是私下饋贈，也是一樣，那些人再也不能從太學生家拿走一針一線，於是繼妻母家遂絕跡，不復再來了。

然而合計太學家的巨萬資產，這些年損耗下來已經太多了，如果不是靠狐的力量，則太學生父子早就變成餓殍了啊。

這種家務事是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的，但是由此狐百計代為謀之，竟然成功了，這豈不是狐之勝於人嗎？

人於世故深啊！所以人人遠嫌畏怨，趨易避難，竟然坐視而不救；狐則是未諳世故，所以不會為了博取忠厚長者之名，束手不理，這義所當為，群狐奮然而起。雖然是狐，就算人為之執鞭，也是欣欣然沒有愧色啊。

### 弱勢報仇

盲人劉君瑞說了一個故事，有一位盲人，年紀約三十多歲，時常往來於衛河旁。每每遇到停舟在那裡的人，必問：「這裡有個殷桐嗎？」又必定再三說明：「是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與他同宿的人也曾聽過他說夢話，也都只是說著這兩個字而已。

人們問他姓名，盲人總是不確定，自己的名子每十幾日必定一變，其他人也就無法繼續深問下去了。如此過去了十多年，附近的人多認識他了。或是遇見他想要開口問，人們則會說：「沒有這一個殷桐，別找了啊。」

一日，有艘運糧的船靠岸停泊，盲人一如以往的問題。有一人挺身上岸說：「是你嗎？殷桐在此，你又能怎樣？」

那個盲人放聲狂吼如虓虎，向著聲音的來處去，雙手抱著那個人的頸項，

張口就咬下他的鼻子，那人頓時血淋漓滿地。眾人都來拆解，可是盲人抱著他，雙手竟然牢不可開。盲人與殷桐同時都墮入河中，隨流而沒了！後來，人們在天妃宮前撈到了屍體（海口不受屍，凡河中求屍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

那個殷桐，已經將盲人的左手連同左脅骨都打斷了，但是盲人始終沒有放手；盲人十指摳著殷桐的肩背，入肉深入寸餘。殷桐的顴和兩頰，都被盲人咬殘了。至今所有人都還不知道，這兩人到底結了什麼深仇大恨，但是都疑心這必定是父母之冤。

這個盲人，什麼都看不見了，卻還要尋找明眼仇人呢？那主動權並不在自己啊；他以孱弱之人，搏打強橫之人，也不是可以力敵的。這個比伍子胥之楚仇，報復殺父兄的血仇更是難啊！可是他能十幾年來堅意不回，竟然真的找到了仇人，還食其肉！

這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也不能違呢！這絕不是宋高宗的歌舞湖山可比，那個皇帝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當然不能將南宋說成是勢弱族群啊。

## 仙人化鶴

王昆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為我書寫一掛幅。我摘寫遊記中的

一條小故事，故事內容如下：「四月十七日，我在夜裡走出小石門，行至北澗。耽玩忘返，坐樹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

微聞人語說：『夜氣澄清，尤為幽絕，更勝在彩色的圖畫中看金碧山水呢。』我以為也有夜遊的同好來了。

不久那人又說：『古琴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真是妙寫難狀之景啊。我曾經乞求洪穀子畫這種意境，他竟然不能下筆。』

我心裡驚訝來的都是些什麼人啊？竟然見過五代後梁的畫家洪穀子荊浩先生？我起坐聽之。

又說：『之前看蘇東坡畫一大幅竹子，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疏疏密密，意態自然，一點也沒有杈桎怒張之狀。』

又一人說：『最近見蘇東坡寫「唐道人西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煙水渺然，老鶴長唳，清飈遠引，亦消盡縱橫之氣。這是才子之筆啊！可是也要殫心巧妙，飛仙之筆，妙出天然，境界自然是不同呢。』我知道來的是仙人，立起仰視。忽然！撲簌一聲，山花亂落，只有兩隻鳥衝雲而去。』

王昆霞的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鶴親見徐佐卿」一句，就是記寫這個故事了。

## 拷打婢女

劉擬山家裡失了一副金釧，就毒打小女奴，問金釧拿去那裡了？小女奴承認賣給了打鼓者（京師的無賴游民多，婦女們多在家倚門賣身，自己的丈夫白天都要避出，只能用扁擔挑著二個荊筐，手拿短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都稱為打鼓。凡是童婢、幼孩竊出的物品，多以賤價取之。雖然不是盜賊，實在也是盜賊的羽翼。然而贓物細碎，所值不多，又蹤跡詭秘，無可究問。所以王法也不能禁止。）。又拷問小女奴，追問打鼓者的衣服形狀？卻怎麼也問不出來了，仍復繼續毒打那個小女奴。

忽然！承塵上微微一聲咳嗽，有人說：「我住在你家四十年，從來也不肯一露形聲，所以你家人都不知到有我。今天，我實在是不能忍了啊！那副金釧，不是夫人檢點雜物時，誤置漆奩中了嗎？」

家人如言去找，果然在漆奩中找到那副金釧，然而小女奴已經被打的體無完膚了。為了這件事，劉擬山終身愧悔，總是自言自語說：「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此狐？」所以劉擬山做了二十多年官，每次鞫獄問案情，從來不用刑求的手段。

## 聖賢兒女

多小山說他曾經在景州見過扶乩者，召仙召不來。一再焚燒符紙之後，乩搖撼良久，才書寫了一首詩：

「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煙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遺恨宋家東。」

所有人都知道來的是隻縊死女鬼，就姑且問它姓名。

又寫了：「妾本來是吳家人，家在僑楚澤。偶遇業緣來相湊合，才剛剛與所愛的男人宛轉通詞；沒想到好夢未成，就被發現了！於是我倉皇就死。」

人間的律法是根據聖賢之禮法所訂定，君子當然會譏笑我；可是我這一片兒女之情，想必也有才人會憐憫吧！我只是聊抒哀怨，莫問姓名。」

這個縊死女鬼的才情不下於李清照啊！其中以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也是明確洽當啊。

## 呂留良

《新齊諧》有記載，冥司公告判定呂留良的罪名是：「辟佛太過。」

這一定不是事實！呂留良之罪，是在明朝亡了以後，他既不能義不食周

粟，餓死首陽山，去追隨伯夷、叔齊之後；又不能比照真山民，隱姓逃名，鴻冥於世外。他還是以青衿學子姿態去應試，擠身太學；他的兒子呂葆中，也是高考有科名，以第二名榜眼入了大清朝的翰林苑。

呂氏父子是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比為殷頑民。他身獲大清國恩，卻又肆意著作謗書，毀謗本朝，這豈不是自招罪孽嗎？居然還要詭托雙關語，寫道：「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木也會再逢春！」真是桀犬之吠堯啊！他這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在是天底下狡黠反覆之最啊！

核實呂留良的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難怪他死後，人們都說他懼了陰譴，必定也是從這裡而起的。至於人們說呂留良講學辟佛，仔細詳究起來，他也只是尊崇朱熹的緣故，所以不得不辟陸象山、王陽明為禪；既已辟禪，自然就不得不牽連辟佛了。這並不是他的本志，也不是他的本罪也。

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建築白馬寺以後，佛法在中國大盛，辟佛的人多了，辟佛太過的人更多。若都是以辟佛為罪論，這恐怕呂留良在地下，也有話要說啊！

過去我曾聽聞五臺僧人明玉說：「辟佛之說，宋儒深而唐朝的韓愈淺，宋儒精而韓愈粗。然而披緇僧人之徒，畏懼韓愈之說，卻不怕宋儒學說，也

最不滿韓愈卻不恨宋儒。

原因是韓愈所辟的，是檀施供養之佛，他都叫人不要捨財供養僧人、寺廟，是專為愚夫婦說的言語；而宋儒所辟的，是明心見性之佛，那是專為士大夫所說的佛。天下的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愚夫愚婦供養多了，則僧徒們才有所取給，所以佛寺錢財的的來源，也是愚夫婦者給的多，而士大夫給的少的緣故。

假使韓昌黎之說勝了，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就算是有大善知識如恒河沙眾，也不能餓著肚子露宿山林而說法啊！好此用兵者，先斷了糧道，敵人也就不攻而自潰了。所以僧徒畏懼韓愈的辟佛論，也比較不滿他。

假使宋儒之辟佛說勝了，不過是對方的儒理、儒法都是這樣說的，你也不一定要遵從我；我的佛理、佛法如是，我也不必你來遵從。這樣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也沒有妨害。所以僧人一直都不畏懼宋儒的學說，也不太會不滿宋儒。」

然則唐朝以前的儒者，每一句話或是學說，都有實用，到了宋朝以後的儒生們啊，則事事都是空談，起不了大作用。

講學家的辟佛說，對於釋氏絲毫沒有加損，徒然喧哄而以。如果錄以為功，固然成為讜論；若是錄以為罪，這也未免是太看重了呂留良的說法啊。

## 不懼

奴子王發，夜晚打獵歸來。在月明之下，看見一個人被二人各自捉了一臂，東西牽曳，然而卻寂不聞聲。他懷疑有人在昏夜之中，剝奪衣物搶劫呢，於是他向空開了一槍！

那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逃了，三人都倏忽不見。他才知道那些都是鬼。王發一直走到了村子口，見有一家門口熱鬧非常，人人拿燈火出入，人語嘈囂都說：「新娘子縊死復甦了啊。」

自縊的婦人說：「婆婆命我晚餐作餅，被狗銜去兩三枚。婆婆說我偷吃竊食，還打了我幾巴掌。我實在是冤枉啊！又不能說，就跑去樹下愣愣地站著。」

隨即有一個婦人來勸：「你這樣負屈，不如死了。」我還在猶豫未決之時，又一個婦人來慫恿。我恍惚迷惘，不由自主的解下衣帶上吊，二個婦人都幫我。那真是悶塞痛苦，很難言說了，我漸漸的像睡去，不知不覺，身已出了門外。

一婦說：『是我先勸的，應當代我。』

一婦說：『若不是我後來催促，也不能決，應當代我。』就在她兩人爭奪之間，忽然霹靂一聲！火光四照，那兩個婦人驚走，我這才能回來。」

後來王發每次夜歸，動輒遠遠的聽著人哭罵，說：「破壞我的事，我誓必相殺。」王發聽了也不畏懼。

有一晚，王發又聽聞哭罵，王發訶罵說：「你殺人我救人，即是去告於神前，我也是理直。敢殺就殺，何必虛相恐怖！」

從此那些哭罵聲就沒有了。

然則救人於死，也是會招惹了欲殺者的怨念，難道就是因為這樣，袖手不理的人才這樣多麼麼？王發也真是不懼，與其他人自是不同。

#### 四救先生

宋清遠先生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在王坦齋先生處學幕之時，有一位同儕友人說自己夢游到過冥司，見到一大群師爺你推我攘的被冥王詰責很久，又推推擠擠的出來，人人各有愧恨之色。

他偶見一個冥吏，似曾相識，卻記不起對方的姓名，他就試著去揖手，冥吏也回禮也相問答。

因問：「這些都是什麼何人？怎麼會作此形狀呢？」

吏笑說：「你也是在幕府的師爺，那些人之中，怎麼會沒有你的老朋友呢？」

說：「我只有協助學幕的兩次經驗，還沒有正式入司署去當師爺。」

吏說：「喔！那麼你是真的知道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四救先生啊！」

問：「四救？有什麼意義嗎？」

吏說：「佐幕的師爺們都有相傳的口訣，說是：『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

而所謂的救生不救死的，也就是說，死者已經死了，斷無可救；生者還活著，如果又被判了個殺人抵命的話，則是多死一人啊！所以寧可委曲，替活著的人開解，讓他活著出去，而死者是否含冤？那就不是師爺們所計較的啊。

至於救官不救民者，若有人民上告官員的案件成立，那怕冤恨能夠申訴，而且還告贏了！則被告官員未來前途禍福不可測；如果告官的人沒告贏！隨即會被判有罪，但是也不過是判個流放從軍而已，至於官員們是否枉斷？也不是師爺們能計較的啊。

救大不救小，那是說，如果將罪刑歸於上官，那麼官位越高權位越重的，譴責也是愈重！而且牽累的門生徒眾必定更多了；若是將罪刑歸於小官，那麼責任輕的刑罰也可以輕些，而且歸納結案，都比較容易些，至於小官員是否當罪？也不是師爺們算計的啊。

救舊不救新，是說舊官已經離職去了，留下一些未了的案件，若是繼續羈留那些案件的犯人們，恐怕也不能翻案了，又沒有好處可撈；至於新官才來上任，必定有新的人事安排或是卸責的方法，這時，師爺們若是強行抑之，都還可以辦，至於新官上任，是否有能力判定舊獄？師爺們也不理會啊。

這些事，都是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舉，也不是有所求取，雖然師爺們巧為舞文，也不是和誰有恩仇，要私相報復。

然而這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來也不能一概而論。只是一味的堅持此例，則是矯枉過直，顧此失彼啊，原本是造福之舉，反而變成了造孽！原本是為了消弭事端，反而釀成大禍也往往有之。今日所鞫問的，就是以此貽禍的師爺們。」

問：「他們的果報是什麼？」

冥吏說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也是會遇到四救先生，然後他們自己，也會被列為四不救而已啊。」

俯仰之間，那人霍然忽醒，都不知為何會入夢，夢見這一切，這豈不是神明要假手他人，來告知世人這種事的嗎？

## 石膏

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的春夏之間，京中多疫病。醫者若是以明朝張景岳的方法醫治，十人之中要死八九人；若是以吳又可的法子醫治，又不太有效！

有一位桐城來的醫者，以重劑石膏入藥，醫治鴻臚馮星實的姬妾，人們見了醫者開的藥方，都大為駭異！然而那個女人呼吸將絕，都快死了，不得已只能這樣了，可她竟然是吃了這個藥方以後，就立即痊癒了！

隨即，人人都拿著這個方法去治療時疫，活人無算，有的人一劑藥內，甚至用了石膏八兩，還有一人吃了四斤呢！

雖然劉守真之《原病式》、張子和之《儒門事親》裡面專用寒涼藥物，也沒敢用到這麼重的石膏劑量，這實在是自古所未聞啊！

考究喜用石膏的醫者，莫過於明朝的繆仲淳了（名希雍，天、崇間人，與張景岳同時，然而兩人所傳都不一樣。），他也不是真正有師傅傳承的醫生，所以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論》一篇，專門反對他使用石膏入藥！這次的時疫用石膏入藥，卻不知為何有這樣的成效？這也許是天地間的五運六氣，適值是年，真是運氣好，當然也不能執為定例啊。

## 敬與不敬

從伯君章公說了一個故事，家族中有位中表某丈，明月夜在村外納涼。遇見一人好像是個書生，那個書生來長揖說：「我不幸被社公譴責了，我自禱也不能開解。這一社之中，只有您祭祀社公最為豐盛，而數十年都一無所祈請。社公對您很推崇和尊重呢，您若是為我去向社公祈禱，他必定會聽從您的要求。」

表丈說：「你是何人？」

書生說：「我是已故的諸生，與您的先人都相識，已經下世三十多年了。只因為我昨天向某家去索食，就被告到社公那裡了。」

表丈說：「自己的事不自己去祈請，怎麼會祈請於人事呢？人事都不能祈請了，還能祈請鬼事嗎？我無能為你做什麼，先生休矣。」

書生掉臂走了，還說：「一個自了漢而已，不足謀也。」

祭祀是準備豐盛的肴酒，用來敬鬼神而已，只是敬鬼神而無所祈請！很久以前就這樣了啊。所以說，敬鬼神而遠，是民之義。那個鬼書生，竟然看中流俗之諂媚褻瀆，自己還拿出迂儒的傲慢侮辱人！難怪會被社公譴責，被明白人拒絕了。

從伯說這個故事時，我才八九歲，那位表丈我已經忘了姓名。當時鄉風

淳厚，大抵必是端謹篤實之家，才相與為婚姻，成了我家的姻親。

有類似這種行誼的長著很多，我也不能揣度是誰。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之間，七十年過去了，怎能不令人懷想呢！

## 排序

黃葉道人潘班，曾與一位風度嫻雅的老先生連坐，屢屢稱呼老先生為老兄。

老先生怒且笑說：「老夫今年七十多歲了啊。」

當時潘班已經喝醉了，昂首說：「你老兄在前朝的年歲，當然要與前朝人序年齒，不應該加入本朝。」

若是以本朝的年歲論起，則我是順治二年九月生，與老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國，我兩僅相差十多個月而已。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我稱你老兄自是古禮，你又何必過責耶？」

當時滿座為之咋舌不已。議論者都說潘生是個狂士，說這種話太傷忠厚了，恐怕要坎坷終身了！然而也都不能說他無理。

我作《四庫全書總目》，編明代集部，將練子寧到金川門卒龔詡等八人，列在解縉、胡廣等諸人之前，並附案語，寫下：

「謹案練子寧等人，是明惠宗建文帝的舊臣也。考校這些人的通籍之年，也有人在解縉之後才出生的人。然而前者是效死於故君，後者是邀恩於新主，梟鸞異性，不可以同居，所以分別編之，使其各從其類。」

至於金川門卒龔詡死於明憲宗成化辛丑年，年代更是遠在解縉等之後了，如今也將他升列於前，是用來昭顯名教是非。千秋論定，那些投降了的大官們，就算得了公侯九卿的官銜，有紆青拖紫之榮耀，在史書裡，竟不能與荷戟看城門的老兵相比，連爭個排名也爭不上呢。」

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班的言論，又豈能以佻薄之言而廢呢？

## 沒有勝負

曾映華說了一個故事，有幾個書生赴鄉試，長夏溽暑，大家都願意趁月夜行。倦了就投到一處廢祠之前，就著石階小憩，人人或睡或醒的打瞌睡。一書生聽聞祠後有人聲，懷疑是守瓜棗的人，又懷疑是賊盜，只能屏息細聽。

一人說：「先生從哪裡來？」

一人說：「剛才與鄰塚爭地界，去社公那裡訴訟，告了！先生你是老於幕府的師爺，請你揣摩模誰會勝？誰會負？」

一人笑說：「先生你真是書呆子啊！這哪裡會有勝負的事呢？這種事啊，

如果要使後訟者勝！就要詰問先訟的人說：『他不告而你來告，是你開始侵占他。』

也可使先訟者勝，那就要詰問後訟的人說：『他來告，而你不來告，定是你先侵占了他，所以你自知理曲。』

可使後至者勝，就要詰問先至者說：『你是乘他還沒來，所以提早強占了。』

可使先至者勝，則詰問後至者說：『早就訂好的地界了，你忽然翻舊帳？就是你無故生變。』

可使富者勝，就要詰問貧者說：『你是貧徒無賴，是想要叫人怕告官，花錢消災嗎？』

可使貧者勝，就要詰問富者說：『你為富不仁，兼併不已，是想要以財勢壓孤苦無依的嗎？』

可使強者勝，詰問弱者說：『人情都是抑強而扶弱，你以切膚之受來告官，是想要聳動視聽嗎？』

可使弱者勝，就要詰問強者說：『天下有強凌弱，沒聽說有弱凌強的。你若不是真的有錯，他也不敢冒險告你，竟然不怕你強勢呢。』

可以使兩邊都勝，只要說：『無券無憑證的，難道已經不能解了嗎？還

是窮了呢？就這樣吧，一人一半，也是可以了。」

也可以使兩邊都敗訴，只要說：『人間到稻田中間有阡陌分隔，可是鬼怎麼能有疆畔呢？棺材之外，都是人所有，不是你們所有，都讓出來為閒田可也。』

你說這以上種種的勝負之分，哪有誰一定會贏、會輸的呢？」

一人說：「那麼究竟應當如何判定呢？這怎麼可好呢？」

一人說：「十個來、十種說法是，都是各自有詞可執，又各自有詞以解釋，總是紛紜反覆，就算等到地老天荒，也不能判定。更不知道城隍社公會怎麼判了，若是冥吏鬼卒來判啊，他們早就擁有兩處肥美的莊園了啊。」

這兩人說完，四野竟是寂然無聲了。

以上這一席話，還真是老於幕府的師爺們才能說出的話啊。

## 毒物

蛇能報冤，自古以來就有記錄，其他毒物則不能也。然而聽聞故老之言說：「凡是遇到毒物啊，若無殺害之心，則始終不會遭到螫咬；或者是一見立即殺害，則必有一日會受到其毒害啊。」檢驗這種說法，還頗有信驗呢。

那並不是生物之知其相報，而是氣機相感而已。狗見了屠狗的人都會群

吠，都還不是認識那個人，而是感知那些殺狗人，帶著死亡氣息。

又有生吃毒蟲的人，都說能益力，吃了毒蟲能使氣力強大！毒蟲咬人動輒就毒死人了，牠們全都是貯藏其毒於腹中啊，可是生吃毒蟲的人，吃了毒蟲反而無恙？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崔莊有一個無賴少年熟習此術，曾見他見握著一條赤練蛇，折斷蛇頭，生生的把蛇都吃下肚了！好像很有餘味一樣。

這大概是他的剛悍驚忍之氣，足以勝過毒蟲之毒吧？但是氣力大又如何？即使要氣力強大，能吃的方藥也頗多，又何必活吃毒物呢？

## 自取報復

賈公霖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經常貿易來往於樊屯，他與一隻狐成為好友。狐每每也邀他去自己住的居所，狐住的房舍一如人家，但是人一出門後，回頭看則都不見了！

有一晚，那人到狐友家一起飲酒，狐的妻子出來倒酒，狐妻容貌甚是妍麗。那個人醉後心蕩蕩，竟然調戲著狐妻，還握住狐妻的手腕。婦人看著狐，狐側臉睨笑說：「弟想要作陳平耶？這種事也可也要公平公平些啊！」神態也不像生氣，還笑謔一如平時。

那人回到旅舍後，一日，忽然家中的客作控著一頭驢子，送他的妻子來找他了，說是：「家裡得了急信，說你暴病中風了！所以借頭驢子，倉皇連夜送你妻子來啊。」

此人大駭！以為是同伴戲弄他。旅舍中沒地方容下女性眷屬，他回頭想叫客作送妻子回去，可是客作已經自己走了。

樊屯距離家中不到一日的路程，當時才是上午辰、巳時分，他只好自己牽著驢送妻子回家去。中途，遇到一個少年與妻子摩肩而過，手摸到了婦人的腳。婦人怒罵少年，少年也只是笑著致歉，還說些不三不四的輕薄話。那人憤怒極了！竟然與少年打起來了，以致於驢子驚逸，跑向歧路去了！

當時蜀秫正是茂盛，驢子一會兒就跑不見了。那人捨了少年，去追老婆，尋著驢子的蹄印痕跡走了一二里路。驢子就陷在泥淖中，妻子則已經不知去向了。

野田連陌，四無人蹤，那人徹夜奔馳尋找妻子。徬徨直到天亮，只好自己騎著驢子回家去，再想想找妻子的方法吧。還沒過幾里路，就聽聞路旁有人大聲呼叫，說是：「看到賊人了！」

則是鄰村人家的驢昨夜被竊，一群人正在四出緝捕當中。眾人都來捉拿他，他被綁起來還被臭揍一通。幸好遇到認識的人路過，經過多方辯說，他

才得到鄉人的赦免。

那人懊喪的回到家，聽見紡車琤琤然的聲音，妻子才在引線紡紗，他問妻子昨天的事，妻子茫然不知。

那人才醒悟，妻子與客作還有那個少年，都是狐所幻化，只有驢子是真的。狐友之報復太可惡了啊！然而這個釁端，也是這個人自己引起的。

## 巧與拙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的春天，灤陽有採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著隔澗山坡上，有幾隻鹿散游其中，又有兩個人往來林下，相對哭泣。採木人都詫異：

「人入鹿群，那些鹿為何都不驚跑？」

眾人都懷疑是仙鬼，可是仙鬼又不會相對哭泣啊？

雖然崖高水急，人徑不通，然而月明如晝，物物都清楚可見。有人微辨出其中一個人，好像似舊木商某人。隨即山風陡作，木葉亂鳴，一隻老虎自林中突出！搏擊兩隻鹿！吃了。採木者才知道剛才所看見的兩人，乃是人的生魂啊！

蘇東坡有詩曰：「未死神先泣。」就是說這種事情嗎？

聽聞木商某人也沒有什麼大惡行，只是心計深密而已，事事務必都要得便宜罷了。然而陰謀者是道家所忌，沒有比心計深沉的人更糟糕的了。

又聽聞巴彥弼說，征烏什之時，一日攻城急，戰事慌亂之中，一人正在奮力酣戰，忽然有飛箭自旁射向他，他不來及看見。另一人在側奮戰，看見了，急急舉刀代格，反而被飛箭射中，貫穿頭顱死了！戰後，此人感而哀奠之。

夜裡卻夢見死者來說：「你我在前世為同官，凡是任勞任怨之事，我都交給你去做；凡是見功見長的事，則我都要壓抑你，教你不得前去領功賞。因為這種因緣，冥司注我今生要代替你死，從今以後，我兩無恩無仇了。我死自有賞恤，不必你來祭我。」

這個故事與木商的事相近。木商是陰謀所以獲譴罪重，這個人是小奸小智，所以獲譴罪輕，然則這就是所謂的巧無法勝拙的啊！

## 心召

門人郝瑗，是孟縣人，也是我在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典試所取的士也。後來成了進士，授進賢令。

郝瑗為人粗衣惡食，視民事如家事。倉庫的出入，每一個月都要造一冊。

也會預先儲備卸官歸途的舟車費，他總是嚴密的鎖在一隻箱子裡，就算生活窘急也不肯拿出一些來用。

自己的囊篋都整治清楚，打包整齊的放在室內，準備好隨時都可以回家一樣的治裝狀態，原來他日日都想著要離職去官，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的打算。

人們見他日日可去官，也都無可奈何了。後來他患病乞歸，竟然窮困不名一錢，只能授徒餬口，死在家裡。

聽聞他少年時，正值春社去郊外踏青，鄉間的會社總是遊人如織。他見一個老媽子帶著二個少女，一身的打扮是村妝野服，而三人都姿致天然，美麗無比。他緩緩與之同行，只是不曾側眼盼看。

忽然，老媽子與二個女孩不肯走大路，踏著亂石，橫行到絕澗處，鵠立樹下。郝瑗正奇怪那三人怎麼不走平坦處，好像有所避，轉眼凝睇，看著那三個女人。

老媽子從容的向前致詞說：「請您別大聲嚷嚷，我帶著兒輩們踏青，正在找尋眷屬。因為您是正人，我們不敢靠近，也乞求您別來靠近兒輩們，使我們刺促不寧。」

郝瑗這才醒悟！她們是狐魅，竟轉頭掉臂去了。可見這花月之妖，都是

人心自召的，這真是再明白不過了啊。

## 不見

河北木蘭場的一隊砍筏官木的工人上山筏木，遠遠的看見對山有幾隻老虎，那裡是懸崖削壁，需要迂迴多走好幾里路才能到；所以那些工人也不畏虎，老虎也不怕那些人。

隨即又看見別隊的伐木者，衝著虎群身邊經過。眾人看得膽戰心驚，人人頓足危栗。然而那一隊的人好像都沒看見老虎群，虎群也好像看不見那些人一樣。

幾日後，兩隊的人見面了，說起此事。別隊的人說：

「那一日也是遠遠的看見你們啊，好像也聽你們遠遠的呼叫鼓噪聲。然而我們只是看見幾枚巨石，並沒有老虎啊。」

難道是命不該絕嗎？竟然能讓那些老虎化成巨石的，必然是有司命者啊！只是司命者空虛無我，冥漠無知，又怎麼能使虎化為巨石呢？

所以，其中必是天與鬼神的作為了啊。天與鬼神能司命，所以人們都說天即是理，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然則是這理氣渾淪，一屈一伸，偶遇到這群筏木工人的生氣，也怕了人們的怒氣勃發，會來撲殺牠們？遂峙而成了嶙峋

巨石了嗎？這連我也無法揣測的啊。

## 薄命盛運

景州高冠瀛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了康熙朝的寵臣，高士奇江村先生，所以他也取了士奇的名子。高冠瀛自幼篤學能文，小考試得的第一，而一到省闈大考則落第！竟然一生坎坷，不建功名而終。

高冠瀛二十多歲的時候，有占卜者為他算命，說有天官、文昌、魁星貴人等，都集於一宮，於法當考上狀元，以鼎甲入翰林，然而他只能得到生員級的待遇。總計他一生的遭遇，也沒有比生員待遇更高的了，原是他賦命本來就薄，所以雖然有極盛之運，所得也不過如是啊。

田白巖說：「張廷玉的八字，占卜者也曾將他一生的仕途履歷，用星象來排列，說他也只能當翰林院的編修而已，可是他卻是二朝元老，手握重權，還配享太廟，這竟然可與高冠瀛的命盤互相對照勘驗了。」

術家最好都知道個消息，不要只根據星象的排列，就遽然斷定一個人的禍福休咎啊。」

又曾見過一個術士說，凡是陣亡的將士，推算他們臨死的年時日，運勢必定是極盛的。原來是盡節一時，就能垂名千古，還能馨香百世，榮佑子孫

了，所以日後所得的尊榮，都在王侯將相之上。這種立論極為奇異，但是也真的是至理啊！這種算命法，又異於一般算命之法了，竟然連唐代的《命書格局》裡面也找不到呢。

## 千古畸人

高冠瀛久困名場，每次大考總是不能上榜，心裡也實在是鬱悶至極，他曾對我和莫雪崖說：「我聽說有舊家的一處宅邸，每有人在那裡留宿，總是夜夜遭到夢魘，是鬼還是狐？人們都不能明白。有一個人頗有膽力，想要伺看作祟的是什麼東西，所以故意跑去那裡睡。

一二更後，果然有黑影瞥然無聲落地，看起來很像似要向前卻又不敢，一看睡著的人轉側，隨即伏地不動了。那人知道來的妖怪怕人，就裝睡等著。漸漸的也作鼾聲，呼嚕嚕的打呼很像熟睡了。

不久，覺得那隻黑影怪從他腳下而上，漸漸快到了胸腹處，那人隨即覺得昏沉！急急奮起右手搏擊，捉到了尾巴！迅速又以左手扼住對方的頸項處！噉然一聲，那隻怪物作人言祈求釋放，那人急急呼叫僕人掌燈來看！竟然是一隻黑狐。

眾人共同捺制黑狐，還打穿了牠的髀骨，還拿繩索貫穿，那人還親自將

貫穿黑狐的繩索聯繫在自己的左臂上。想祂已經不可能幻化了，這才持刀問祂為何要作祟？

黑狐哀鳴說：「凡是狐之靈者，都修煉求仙。最上乘的會調息煉神，講究水火既濟、陰陽交合之旨；吸精服氣，吸收日月星斗之精華，用以內結成丹，才能蛻形羽化成仙去。這種方法須要仙來傳授，也需要自己有仙骨才行，沒有仙師仙骨都不能。」

第二等的才是修習容成、素女之術，以妖媚蠱惑人，攝人的精氣補益，再內外配合，也可以成丹。但是所採的人少了，則道不成，所採的人多了，則戕害人命利己，就算不干冥謫，也必有天刑。那種事，我不敢作。

所以我只能作獵取之計，練就這種剽竊之功，乘著人酣睡時，仰人的氣息，收些人的餘氣，好像蜜蜂採蕊，並不損壞花朵，等到湊合漸多，就可以融結為一，也是可以練就元神不散，時間久了，自然也就會通靈了。

可即使是我們這一類，雖然道淺術疏，積功也是很苦的啊！如果您不肯放了我，則我百年的精力，都要盡付東流了，只有懇請您君子有大量，哀而恕之啊！」那個人很是憐憫黑狐求饒求的這樣懇切，竟然放了牠！

這個故事，在雍正末年相傳已久。

而我聽了這個故事，想起科場上的人，那些鴻才碩學們，我是不能了；

次一等的人要行險僥倖，我也是不敢；最下等的就是剽竊、獵取了！可哪有那麼方便呢？而我又是最不肯做剽竊獵取之事的人啊。我實在是沒辦法了啊！您兩位都是早年就考上了進士的人，根本不用再考了，還有什麼可以教我呢？」

莫雪崖戲說：「如果你真是高江村的後身，就如同如白居易是李白的後身一樣。唯此一念之間，就當真是身異性存了啊！這個病也實在是不好治，我們也真的是無藥相救啊。」眾人相與一笑而罷。

原來是高冠瀛寫文章，最喜歡戛戛生造，句句鏗鏘，雖然文章的氣勢雄偉，矯健有力，卻也是因此，屢屢被閱卷的官員摒棄。所以莫雪崖才用這個三生石的玩笑話說他。

《賈長江集》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句下夾注了另一首詩，寫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一句工整的對仗要花三年琢磨？這真是千古畸人啊，而其中的意見竟然與高冠瀛的性情略為相似呢。

## 山神賞

吉木薩臺軍說了一個故事，他曾追逐雉鳥入深山之中，見到懸崖之上好

似有人立。他越過溪澗去看，那處懸崖離地面不過四五丈，有一個人穿著紫色褶襖，面目和手足都是黑色，毛茸茸的長了寸許；還有一個女子，容貌甚是姣麗，一身蒙古裝打扮，只有赤足不穿長靴，衣服則是綠色褶，正對坐共吃烤肉。

一旁的侍者也是黑毛人，有四五個，都是如小兒一樣的身材，身上不著寸縷，光溜溜的見人嘻笑！

他們說的也不是蒙古語、不是額魯特語、更不是回部、西番的語言，啞嘶如鳥叫，一句話也不能辨識。看他們的情狀好像也不是妖物，他於是向著他們一行人跪拜禮。忽然，懸崖上擲下了一物！竟然是烤熟了的野驃肉半肘。

他又拜謝，懸崖上的眾人都搖手。他這才將野驃肉帶回去，足足夠他吃三四日。當他再與牧馬的牧民跑去那處尋找，再不復見了，想必是山神吧！

## 虹

世上的人說，虹見則雨止，這是倒置的說法，應該是雨停了才見虹啊！原是雲破日露，就會回光返照，日光照射在對面之雲。

這天體是渾圓的，上面覆蓋如笠，最頂上須仰視，在四周垂下則能側視，

所以斂為一線。虹的形狀也隨之下垂，兩面之勢，就會屈曲如弓。如果又側視彩虹，斜對目者近，平對目者遠，漸漸而遠。所以在重重雲氣下，都能見到邊際，疊為重重紅綠色，並不是真的有一個物，如帶狀一樣，橫亙天空呢。

有古書記載，虹能下澗飲水，或是看見彩虹之首如驢頭（見朱子語錄），還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那應當是另外一種妖氣，只是形狀似虹，或是另外一隻妖物，化形成為虹而已。

## 蠅飛

汲孺愛先生說，曾經親見過一之蠅，飛入人的耳中為祟，還能作人言說人話，但是也只有病者能聽聞。也許有人會認為，蠅之蠢蠢只是一隻蟲子，豈能成魅？也許是魅化作飛蠅的形狀吧，這種說法也較相近了。「青衣童子之宣赦」的故事，說的是苻堅屏開眾人寫赦文，有一隻大蠅飛入室內，聲音甚是悽厲，驅之又來。隨即不久，外面的人們都知道有赦了，詰問這流言從何而來？都說有個青衣童子，在市中大聲說的，那青衣童子是那隻大蠅！

還有「渾家門客之吟詩」說的也是飛蠅的故事，以前都認為這些故事，都是小說家的妄言杜撰，現在看來，想必也有些真實吧。

## 辟塵珠

辟塵之珠，外舅馬周錄曾經遇過，確實真有其物，只可惜未能一睹其形狀啊。

一開始，京城東邊的隆福寺多有販賣雜珠寶的人，他們都將販售之物布茵於地（俗謂擺攤。），羅列著一盒一盒的小篋子在地上。有一個賣雜珠寶的人也一樣，當時雖然有大風塵霾瀰漫，可是他的攤子上卻毫無一點塵沙。有人戲說他囊中有辟塵珠，那個小販無知又魯鈍，只是漫笑應著，都不相信。如此過了半年，有一日，外舅馬周錄忽然頓足大叫說：「我真是錯過至寶了啊！」

原來是外舅那日又去了隆福寺，當日飛塵忽集，到處都是風塵瀰漫，他這才知道，從前那處攤位可以毫無塵土，果然是有珠能辟塵啊。

按醫書上有服響豆的方法，什麼是響豆？響豆就是槐實，能在夜裡爆響的種子。一棵樹只有一顆，都不可辨識，想要找到響豆，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在槐樹開花時，即以絲網罩著樹上，防止鳥鵲啄食。結子成熟後，又要多縫布囊貯藏。夜裡拿來當枕頭，聽著無聲就丟棄去。如此一夜一夜的換著槐子的枕頭，必定有一囊作爆聲。取這一囊槐實，又多分成幾個小囊貯存，繼續枕聽，初得一響，則又分囊裝。如此二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

之，就能得到真正的一顆響豆了。

此人所賣的珠子，想必也不多。如果用這種方法分試，不消數刻就能得到了，又何至於失之交臂呢？只因為小販漫應而錯過了寶珠，以此類推，士人也以因此容易被輕棄，應當是自己的祿相原來就薄啊。

### 純孝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末，南門內西橫街又發生大火了，自東而西燒過來，因為巷狹風猛，夾路都是烈燄！

有個張某，有草屋三楹就在路北，大火還沒到的時候，原可以將家眷妻女都帶出來逃生，因為家裡有母親的棺柩在，正想法子要移出。隨即火勢大發！已經逃不出去了！夫婦與子女四人抱著棺木悲號，竟然想一起以身殉！

當時撫標參將正在督軍撲救大火，隱隱聽聞哭聲，令標軍跑上後巷的屋頂去尋找聲音所出的房子，找到了，就垂下繩索要救一家人出來。

可是張氏夫婦都說：「母親的靈柩在此，我怎能放棄？」

其子女也呼叫說：「父母殉父母，我也要殉父母啊！」也都不肯上。

隨即大火燒及這裡，那個標軍只好跳過屋子避活去了，也僅以身免。他

們都以為張氏一家，都燒成了煨燼了，眾軍士也只能遙望嘆息而已。

一直到了大火熄滅後，軍士們巡視災情，那間屋子竟然巋然獨存於灰燼中。原來是大火到時，回鹘忽作，大火轉而向北燒去，繞過了張家那間屋後頭，焚燒了鄰居的一處質庫，大火才再繼續向西燒過去，這如果不是鬼神呵護，又怎麼能這樣呢？

以上這個故事，是乾隆五十六年歲次癸丑的七月，德州山長張慶源先生紀錄來寄給我的，與我在《灤陽消夏錄》記載孀婦之事相類似。

而夫婦子女，一家人能夠齊心同願的尤其是難上加難啊！這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且是六人同心呢？庶女一呼，都會雷霆下擊，況且六人都是純孝之人呼天呢？這是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然早有命數，也不能不為之挽回啊。這更是一件人定勝天的故事，這件事雖是異聞，也是可以說理當如此啊。

我與張慶源先生不相識，而張君能這樣關心，還寄來真實的感人故事，這一定要流傳下去，這位張慶源先生的志趣因此可知了。因此我為這個故事點定字句，錄在此編之中。

## 急智應變

太常呂含暉說了一個故事，京師有一戶民家，停柩遇到火災，一時都無路可出，也無人肯幫助抬走棺柩。於是全家男女都拿著鋤鏟刀鏟，合手在室內掘出一坎，將棺木放置凹洞裡，再拿挖出的泥土覆在上頭。

才剛才掩蓋了棺木，大火就燒來了！後來房屋雖然被焚毀，但是棺木在坎中竟然無恙。那是火性炎上的緣故啊，這也是一種應變的急智。因張孝子一家純孝的故事，我也將這件事附錄之。

## 戰戰慄慄

交河泊鎮有個王某某人，善於技擊，武功高強，正是所謂王飛鼈者是也（鼈俗作腿，相沿已久，然非正字也）。一夕，偶然經過亂葬崗，見了十幾個小兒當路遊戲，個個都是四五歲的模樣。王某某叱罵，叫他們迴避，人人都像沒是聽見一樣，王某某擱了其中一個，群小兒一起大聲叫罵起來。

王某某愈怒，拿腿就踢。群兒紛紛一擁而上，各自持磚瓦擊打王某某的腳髁，人人矯捷若猿猴。王某某一個都捉不到，他捉左邊的小兒則他們從右邊來，向前抵禦前面，小兒就在後方偷襲，王某某盤旋撐拄，最後竟然跌了一跤！頭面

眼目都受傷了。

王某屢起屢仆，到了夜半，竟然沒力氣可以動了！第二天一早，才被家人找到帶回去，王某是兩足都青紫腫脹，倒臥了半個月才能起來。

那些小兒都是狐，以王某之力，平時力敵數十個壯夫，還能揮霍自如，然而夜半遇到這群小鬼，竟然一敗塗地。

《淮南子》引堯誡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不會被高山絆倒，而是被小石頭絆倒。」《左傳》曰：「蜂蠆有毒。」真是不假啊！

## 狐害

郭彤綸說了一個故事，阜城有個人外出，好幾年都沒有音問消息。有一日，那人卻倉皇夜歸，說：「我流落在外多年無藉，誤落入群盜中當了同夥，所劫殺的都不只一次了。今日事敗了，我幸好逃得快才沒被捉；但是也聽聞其他被捉了的，已經供出我的姓名和居址，恐怕已經飛檄這裡的官府，要來捉拿眷屬了。你們快點想想辦法，都死了也無益。」那人也只能揮淚再去逃命，更沒有再說一句話。

當時全家震駭！只一夜就星散殆盡，人人都逃命去了，所居的地方竟然成了廢墟，人們也都不明白其中的緣故。

過了好幾年，那個人回到了故宅，四處訪問鄰人鄉里，自己的父母妻子移居何處去了？鄰人告訴他，早就逃匿不知所終了，也都茫茫然問不出原由。

那人稍稍追查了，得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在郭彤綸家傭作。他跑來叩門尋訪，這才知道原故。

然而那人在外，實沒有淪落為盜的事，也沒有夜歸示警的事。郭彤綸也為他去稽查官府的案件，也並無追緝捕捉的事。過了很久，他才憶起自己在八溝耕作之時（漢右北平之故地也。），曾把草房築在山岡上。岡後有狐，時常來竊物，又時常在夜中嗥叫攪人睡眠。他聚眾打破了狐的巢穴，還用煙燻！岡後的狐群才全部離開，他懷疑這事，也許是那些狐魅的報復？

### 有意識

奴子史錦文，曾經前往淪州去看醫生。當時是夏天，他沒攜帶眠被，只是乘著一匹馬而行。走到了張家溝西邊，瘧疾忽然發作！他於是繫馬於樹下，倚著樹幹小憩。漸漸的懵騰睡去，夢見自己到了一處，有草屋數楹，一老翁和一個老婆婆坐門外，見到史錦文邀他來坐，也問他姓名。

老翁說：「我姓李，行六，曾在在崔莊住兩年，與你的父親史成德有交情，你小時候我也見過，如今你都長大了啊！」老翁此時感懷故人，情意頗為悽愴。

老婆婆又問：「五魁還好嗎（五魁，史錦彩之乳名。）？三黑子在還一起嗎（三黑，李姓，史錦文的異父弟弟，隨著繼母一起嫁過來的孩子。）？」詢問的也很子細。

老公公說：「今年雨水厚，由某路到某處的水雖深，然而沙底不會下陷；由某路到某處水雖然是水淺，但是水底都是紅土膠泥，容易黏著馬足，非常難走。大雨快到了，現在都中午了，你還是快快走吧，就不留你坐了。」

史錦文霍然而醒！遙見四五丈外，有一處隆起的孤塚，他大概就是李六的墳墓吧？史錦文就聽老翁所指的路走，晚上到了常家磚河，果然遇見大雨！回去以後，都說給了繼母聽。

繼母說：「李六曾經在崔莊賣瓜果，與你父親一起，都是天天沉浸醉鄉的人啊。」人都死了這麼久，還是惓惓故人之子，這也是小人之有意識啊。

## 食而不化

奴子傅顯喜愛讀書，也頗知文義，更是稍知醫藥。可惜性情迂緩，看起

來像個不得志的老儒。

有一日，傅顯喜慢步行走在市面上，逢人就問：「見到魏三兄嗎（奴子魏藻，行三也。）？」

有人告訴他魏藻的所在，傅顯喜又慢慢的走去找他。直到見了魏藻，他還要喘息良久。

魏藻問：「你找我又什麼事？」

傅顯喜說：「剛才我在苦水井前頭，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針線，累的睡著了。小兒嬉戲在井旁，距離井口不到三五尺。好像很不安全。這男女有別，我不便叫醒三嫂，所以走來找你說啊。」

魏藻大駭！拔腿就跑回家，則見妻子已經趴在井旁哭兒子了。

這僮僕讀書，可以說是好事，然而讀書可以明理，明理就要致用。若是食而不化，以致於人都變的昏憤甚至僻謬，真的會貽害無窮啊，這樣的讀書人，也就沒什麼可貴的啦！

## 老成遠慮

武強有一戶大姓人家，夜裡遭了劫盜！家丁僕傭群起驅逐追捕。盜匪們逃走了，眾人合力窮追不已。盜賊們奔到那戶大姓人家的祖塋處的松柏林

中，當時林深月黑，人們都不敢進入，盜匪們也不敢出來。

雙方僵持之際，樹內隨即旋飈四起，天地間砂礫亂飛，人們都睜不開眼睛，黑風吹來，人人都不能相見，盜匪們於是乘機突圍！全部都得以逃脫了。眾人相詫異，為何祖靈竟然反而幫助盜匪耶？

主人夜裡夢見祖先來說：「盜匪劫財當然不能不追捕，如果是被官兵捕得而伏法，盜匪也不能怨主人。若是他們都沒劫得財物，不可以追啊！」

如果追到了，盜匪們反身相鬥傷了人，所損失的豈不是更大？即使眾人合力殺了盜匪，盜匪的家人必然會去告官，官府若是不諒解，判你一個擅意殺人！所惹的禍端和損失豈不是更嚴重？

況且家丁僕傭們都是烏合之眾，盜匪可都是死黨啊；盜匪可以夜夜來偵伺我們，我們卻不能夜夜都防備盜匪啊。一旦與這些賊人結仇了，隱憂會更大，

你怎麼可以不為長遠打算呢？大旋風是我為了解開此結所發起的，你怎麼還要想不開呢！」

主人醒來，喟然嘆說：「我現在才知道老成遠慮，勝過少年盛氣多多了啊。」

## 塗飾假借

滄州城守尉永寧公，與舅舅張夢徵友善。我幼時住在外祖家，聽聞他告訴舅舅的一個故事說：

「某前鋒有個女兒名叫平姐，年紀約十八九歲，還沒許人家。有一日，在門外買脂粉，有個少年來挑逗她，平姐怒罵那個少年輕薄，罵完了就回到房子裡。

父母出去看，路上也沒那個人，問鄰里人家，也沒人見過那個少年。夜裡關門閉戶準備要睡了，那個少年竟然出現在燈下！平姊知道是少年是隻魅，也不驚呼，也不和他說話，拿了一把利剪偽裝睡覺，等他靠近。

少年不敢靠近平姊，只是立在牀下對她說話，一時誘說百端。平姐好像都沒看見，也沒聽見一樣。少年一下子就消失離開，過了片時又回來了，手裡拿了金珠簪珥數十件，價值約千金，都放牀上了。平姐仍然如不見聞。少年又離開了，將那些東西都擱著留下。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少年突然出現說：『我徹夜等你，你竟然不看、也沒拿一樣！至人不可以利動，起心動念都沒有，連鬼神也不能爭啊，何況是我們呢？這是我誤會了！我以為你父母說的話就是你的意思，所以才會有這些舉措，請你別嗔怪我。』

那個少年收了床上的金珠簪珥離開了。

原來平姊家素來貧窮，母親又老又病，父親所賺的餉銀不足以贍養一家人，他曾經在佛前私下祝禱，願早得一個女婿來養父母，這話竟然就被魅竊聽了去。」

所以說，人的一語既出、一念之萌，在曖昧中都有伺察啊！有形無形的眾多耳目之前，人們怎麼還可以塗飾假借呢！

## 不肖之子

瑤涇有個人好賭博，窮到家裡連煮飯的甑都沒有，夫婦倆寒夜相對泣，悔不可追啊。

做丈夫的說：「此時若是還有三五千錢，我就可以做挑販去賺些錢，雖然我死也不去囊家了！但是不去賭錢求翻本，怎麼清償賭債呢？又怎麼能有本錢做小販呢？」

忽然有人來扣窗說：「你如果真心悔悟，三五千錢也不是不可得，多給一些也很容易，只是怕你固智復萌，拿了錢又跑去賭了。」

那人以為是住在同院子的尊長憐憫他，願意周濟他，於是就哭著發毒誓，說詞也很堅定。隨即開門出來看，但是戶外月明如晝，院子裡寂無一人，那人惘惘，都不知是怎麼回事呢？

第二天晚上，又聽聞扣窗說：「錢已經都拿來了，你可以自己看看。」那人拿燈火起身看視，則見數百千錢，累累然都在屋內，計算那些錢，竟然能還了賭債，剩下的也可以拿來做小販本錢。夫婦狂喜！都以為在做夢，彼此掐對方的手腕也都覺得痛，這才知道是真的（俗傳夢中自疑是夢的人，只要自掐手腕覺得痛是真，不痛的是夢也）。夫婦都以為有鬼神佑助，去市街上買來牲醴祭謝。

途中遇見舊時一起賭博的人，說：「你的技術精進耶？還是運轉了？為什麼你這幾年賭輸的錢，昨天一日都贏回來了呢？」

那人罔然不知所對，只能唯唯諾諾而已。回到家才要設案祭拜，就聽聞簷上有人說：「你別妄祭以致於招來邪鬼喔，昨天是我代替你去賭錢的。」

我家住在你父親的墳墓旁，只因你父親天天都在墳場悲嘯哀哭，為了你愛遊蕩賭博憤恨不已，我聽了不忍心，所以才幻化成你的形貌，到囊家去賭博取錢回來給你，你父親要我對你說，這種事可一不可再啊。」

從此以後，這個人自此改行，一生得以溫飽以終。

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為可以惟所欲為，但是也要念及黃泉之下的親人也曾夜夜悲嘯啊！

## 蚌胎

李秀升說了一個故事，山西有家富室，老夫妻老了卻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和媳婦又都罹患疾病，兩人病勢已經都不可救治了，父母甚是憂傷。

媳婦先死了，老先生竟然還要為病弱的兒子納妾！

其母駭說：「都已經病成這樣了，你這不是叫他死得快些嗎？」

其父說：「我當然知道他不會好了，可是他還沒給我生個孫子以前不會死，我曾經祈求後嗣於靈隱寺，夢見大士來說，我本無後，因為捐金助賑救活了千人，特予一孫，送給我終老。這時不趁著兒子還沒死，早早為他個納妾，孫子要從哪裡來？」

老夫婦兩人同心促成其事，不到三四個月，兒子死了，果然留下一個遺腹子，竟然能延續他的家祀。

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果然真的是這樣啊。

## 千里尋父

寶坻王泗和，是我家的姻親。曾經拿給我看看《書艾孝子事》一篇，寫著：

「艾子誠，天津寧河之艾鄰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是個木匠。一

次文仲與人鬥毆將對方打倒了，卻誤以為自己打死人了！他害怕的逃走了，就連他的妻子也不知他逃向何處去了。

不時彷彿有傳聞說，文仲好像出了山海關了！文仲逃跑的時候妻子才懷孕，聽說丈夫出山海關的消息傳來過了兩個月，艾子誠才出生，所以文仲不知自己有兒子，子誠自幼由母親養大，也不知有父親。

直到子誠稍長大，有知覺了以後，才問母親父親的所在，母親哭著告訴兒子緣故。子誠從此惘惘如有所失。平時也常常絮問父親的年紀和形狀樣貌，以及先世祖先的名字，還有親戚們的姓氏里居。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母親姑且一一告知。

子誠長大了，有人想將女兒嫁給他，子誠總是推辭說：『沒有人家是父親流離，做兒子的還安處室家的人啊？』這時人們才知道他有志於尋父，只因為孀母在堂，他不想遠離而已。

然而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從出生起都沒離開過家，這天地茫茫，要從何處去追尋呢？所以眾人也都不信他能出去尋找父親。子誠也從來都沒提起尋父的事，只有力作奉養母親。就這樣過了二十年，母親因病歿了。

當子誠將母親營葬完畢，就治裝裹糧，遠赴遼東而去。有人勸他，說他的父親存亡難定，就算去了，也不一定找到他等等。

子誠泣然說：「若能與我的父親相遇，他活著則一起返回，若是歿了，我也要背著他的骨骸歸來；若是不能相遇，我寧可老死道路間，絕不生還啊。」

眾人只好揮淚送他離開家鄉，千里尋父去了。

子誠出關以後，念及父親因為避罪亡命，必定是躲藏在偏僻的地方。他於是專走深山窮谷，至於險阻幽隱之處，他無不去看問。時間久了，身上的錢財都耗盡了，他只能行乞以餬口。又過去了多年，子誠終無悔心。

一日，子誠在馬家城山中遇見一位老父，老父可憐他窮餓，叫他來說話。詢問子誠才知道他的故事，老父聽了也為之感泣，引子誠到家，拿酒食款待他。

隨即有個木匠帶著工具入門，子誠看那個人的年歲與父親差不多。子誠心動，仔細觀察木匠的相貌，與母親所說的略有相似。子誠這才牽裙泣涕，將父親的出亡年月說了，還縷縷說及家世和親戚們，希望他是。

那人聽了又駭又悲，很像要相認一樣，可是又自疑，他在家時還沒兒子，子誠於是都說了始末，兩人這才噉然相持痛哭。

原來是文仲逃亡，輾轉逃避才到了這個地方，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他又變姓名為王友義，難怪兒子找他找不著。一直到了這裡，父子才偶然相遇

啊。

老父感念子誠的孝義，為他籌謀回家的打算。然文仲流落多年，總是還有些欠債，竟然因此停滯不能行了。子誠乃踉蹌奔還家鄉，質押了田宅，向親黨們貸款得了百金，再前往馬家城山中，他竟然真的能奉迎父親回鄉了。文仲歸來七年，以壽終。

子誠得了父親之後才娶妻，如今有四個兒子，都是勤儉能治生的後生。

以前文安的王原也是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成為的方上的望族。子誠的故事與之相似，這是上天要昌盛他的家族嗎？

子誠佃種我家的田，所居住的地方，距離我家的別業僅二里路。我敬重他的為人，因此就問的特別詳細，然而書寫的也都大略如右。這是要叫學士、大夫們，知道，隴畝間也有這種品德高貴的人啊，時癸丑重陽後二日。」

艾子誠求父尋親多年，無心忽遇，這個故事，與宋朱壽昌尋母的故事相同，都好像如有神助，並非人力所能為啊。然而精誠之至，所以能哀感幽明，也可以說是人的意志力啊。

### 三胞胎

引據古義，最好詳查原來的經典；其餘的雜說，只能做參考而已，不能

一一拿來成為定論也。

《漢書·五行志》將一產二男的三胞胎列於人痾（古代稱妖異影響了六畜而為禍，因此影響了人也有怪事發生者為痾），都說是母氣盛，引為惡意的壞徵兆。

然而西周時代有八位德高望重的賢人，就是所謂的成周八士，都天生就有四乳，孔聖人也不以為妖異，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缺了天，地是不能自然生育萬物。男女構精，所以才有萬物化生，缺了男性，只有單獨一個女人，也無法自行懷胎。假使這三胞胎是女子沒有和男人交媾而孕育的，才可以說是人痾呢；既然是有父親的孩子，則父氣之盛也是可知的，為何獨獨以為是陰盛陽衰呢？

如果拿這個道理來推論，《書序》寫「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說的是唐叔得了禾，異苗同穎，拿去獻給周天子。周天子又命唐叔送去給周公，於是周公作《歸禾》一篇等等，「異畝同穎」這難道也是地氣太盛了嗎？大抵《洪範》的五行說多是穿鑿附會，而此條目最為說不通；不能因為這西漢經學家伏生說的，就以傳為經啊。

大清國典制，凡是一產二男的三胞胎出生，都會給予褒獎和賞賜，一掃無知人的曲學陋說，真是千古定議啊！

我修《續文獻通考》，對於祥異考的內容，改變了元朝馬端臨撰寫之例，削去了這一門，這是遵功令，用近代先進的法律，改變舊有陋俗說法。

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的七月，我草寫此書完成之時，適逢禮部儀曹題賞一產三男的本稿上呈請署，就將著個三胞胎的故事與修《續文獻通考》的立論一起寫來，因之附記於這本書的最後一篇。

第十八卷 姑妄聽之四

馬德重言，滄州城南，盜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婦並被執，眾莫敢誰何。有妾居東廂，變服逃匿廚下，私語灶婢曰：「主人在盜手，是不敢與鬥。渠輩屋脊各有人，以防救應；然不能見簷下。汝挾後窗循簷出，密告諸僕：『各乘馬執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盜四更後必出。四更不出，則天曉不能歸巢也。出必挾主人送，苟無人阻，則行一二里必釋，不釋恐見其去向也。俟其釋主人，急負還。而相率隨其後，相去務在半里內。彼如返門即奔還，彼止亦止，彼行又隨行，再返門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隨行。如此數四，彼不返門，則隨之得其巢；彼返門，則既不得戰，又不得遁，逮至天明，無一人得脫矣。」婢冒死出告。眾以為中理，如其言，果並就擒。重賞灶婢。妾與嫡故不甚協，至是亦相睦。後問妾：「何以辦此？」泫然曰：「吾故盜魁某甲女，父在時，嘗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見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試，竟僥倖驗也。」故曰，用兵者務得

敵之情。又曰，以賊攻賊。

戴東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與主人通言語，致饋遺，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鄰。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別院空屋，有縊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無所棲，乃來與我爭屋。時時現惡狀，恐怖小兒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熱，尤不堪忍。某觀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於院中。俄暴風驟起，聲轟然如雷霆。方駭愕間，聞屋瓦格格亂鳴，如數十人奔走踐踏者，屋上呼曰：「吾計大左，悔不及！頃神將下擊，鬼縛而吾亦被驅，今別君去矣！」蓋不忍其憤，急於一逞，未有不兩敗俱傷者。觀於此狐，可為炯鑒。又呂氏表兄言（忘其名字，先姑之長子也。）有人患狐祟，延術士禁咒。狐去而術士需索無厭，時遣木人紙虎之類至其家擾人，賂之，暫止。越旬日復然，其祟更甚於狐。攜家至

京師避之，乃免。銳於求勝，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徵矣。

烏魯木齊參將海起雲言，昔征烏什時，戰罷還營，見崖下樹樞間一人探首外窺，疑為間諜，奮矛刺之（軍中呼矛曰苗子，蓋聲之轉也。）中石上，火光激迸，矛折，臂幾損。疑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跡，不知何怪。余謂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澤，何所不育。《白澤圖》所載，雖多附會，殆亦有之。又言，有一遊兵，見黑物蹲石上，疑為熊，引滿射之，三發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駭極，馳回，呼伙伴攜銃往，則已去矣。余謂此亦山精耳。

常山峪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言（九卿肩輿，以八人更番，出京則加四人，謂之加班。）長姐者，忘其姓，山東流民之女，年

十五六，隨父母就食於赤峰（即烏藍哈達。烏藍譯言紅，哈達譯言峰也。今建為赤峰州。）租田以耕。一日，入山採樵，遇風雨，避巖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間。遙見雙炬，疑為虎目。至前，則官役數人，衣冠不古不今，叱問何人。以實告。官坐石上，令曳出，眾呼跪。長姐以為山神，匍匐聽命。官曰：「汝夙孽應充我食，今就擒，當啖爾。速解衣伏石上，無留寸縷，致罣礙齒牙。」知為虎王，齧棘祈免。官曰：「視爾貌尚可，肯侍我寢，當赦爾。後當來往於爾家，且福爾。」長姐憤怒躍起曰：「豈有神靈肯作此語？必邪魅也！啖則啖耳，長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塊奮擊，一時奔散。此非其力足勝之，其氣足勝之。其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張太守墨谷言，德、景間有富室，恒積穀而不積金，防劫盜也。

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昂，閉廩不肯糶升穀，糞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為鴿母錢樹，鴿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塵，願得一忠厚長者托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即錢二千貫亦足抵。昨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資，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張故惑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盆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鴿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辦此，亦女俠哉。

丁藥園言，有孝廉，四十無子，買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詬誶。越歲，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轉鬻於遠處。孝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奉帷入。驚問：「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沉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妒婦豈肯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以人來，有人人理，不敢不忍詬；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入無跡，彼烏得而知之？」因嫵婉如初。久而漸為童婢泄。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為有理；生子遣妾，則夫為負心。無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既見出矣，豈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絕。況鬻我者妒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獸變人心，反以為罪，法師據何憲典

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為媚惑。倘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槁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妒婦多金，鍛煉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答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瞋目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莫雪崖言，有鄉人患疫，困臥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頓離熱

惱，意殊自適。然道路都非所曾經，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盍同遊覽，以廣見聞？」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都不異人世，往來擾擾，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交一語也。鄉人曰：「聞有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啟，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改循歧路。行半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墟墓，見一鬼，狀貌如人，而鼻下則無口。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此報，使不能語。或遇餒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一鬼，尻聳向上，首折向下，面著於腹，以兩手支柱而行。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妄自尊大，故受此報，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數寸，五臟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

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匿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高材捷足，事事務居人先，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雙翼，而混沌無竅。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聽。是皆按惡業淺深，待受報期滿，始入轉輪。其罪減地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騎雜遝，一冥官經過，見鄉人，驚曰：「此是生魂，誤游至此，恐迷不得歸。誰識其家，可導使去。」友跪啟：「是舊交。」官即令送返。將至門，大汗而醒，自是病癒。雪崖天性爽朗，胸中落落無宿物，與朋友諧戲，每俊辯橫生，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數日一外出，家有後窗可開，有牆缺可逾，遇隙即來，不能預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淒戀萬狀，哽咽至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疾，非我初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韶秀，不忍玉折蘭摧，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義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震栗幾失魂，自是雖遇冶容，曾不側視。

王梅序言，交河有為盜誣引者，鄉民樸願，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為所毆，意其婦必美，卻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秘密，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喞然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門。啟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衫，闖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妝華服豔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俯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既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毋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嫵婉。潛留數日，大為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數楹，便可托庇廕，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冤。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為狎昵

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為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覬懲憑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一人。問鄉里皆云不偽，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污鄉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誣托鄉民妻，冀脫極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奸巨蠹，莫吏若矣，而為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恒為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

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鬼麗人至死，不知何意。倪餘疆曰：「吾聞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蓋鬼為餘氣，漸消漸滅，以至於無，得生魂之氣以益之，則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與人狎，攝其精也；男鬼不能攝人精，則殺人而吸其生氣，均猶狐之採補耳。」因憶劉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舉子，晚遇雨，棲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穩，覺陰風颯然，有數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噓氣，四人即夢魘。又向一人噓氣，心雖了了，而亦漸昏瞶，覺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離故處，似被繫縛，欲呼則噤不能聲。視四人，亦縱橫偃臥，眾鬼共舉一人啖之，斯須而盡；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有老翁自外入，厲聲叱曰：「野鬼無造次！此二人有祿相，不可犯也。」眾鬼駭散，二

人倏然自醒，述所見相同。後一終於教諭，一終於訓導。鮑敬亭先生聞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為鬼神所重也。」觀其所言，似亮生之說不虛矣。

李慶子言，朱生立園，辛西北應順天試。晚過羊留之北，因繞避泥濘，遂迂迴失道，無逆旅可棲，遙見林外有人家，試往投止。至則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應門。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樸雅，延賓入，止旁舍中。呼燈至，黯黯無光。翁曰：「歲歉油不佳，殊令人悶，然無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肴饌，村酒小飲，勿以為褻。」意甚款洽。朱問：「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與僮婢同居耳。」問朱何適，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僻路苦無書郵，今遇君甚幸。」朱問：「四無鄰里，獨居不怖乎？」曰：「薄田數畝，課奴輩耕作，因就之卜

居。貧無儲蓄，不畏盜也。」朱曰：「謂曠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即未見。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紙筆，入作書札；又以雜物封函內，以舊布裹束，密縫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寫於函上，君至京拆視自知。」天曙作別，又切囑信物勿遺失，始慙慙分手。朱至京，拆視布裏，則函題朱立園先生啟字，其物乃金簪銀釧各一雙，其札稱：「僕老無子息，誤惑婦言，以婿為嗣。至外孫猶間一祭掃，後則視為異姓。紙錢麥飯，久已闕如；三尺孤墳，亦就傾圮。九泉茹痛，百悔難追。謹以殉棺薄物，祈君貨鬻。歸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塋，並稍濬塚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竈。如允所祈，定如杜回結草。知君畏鬼，當暗中稽首，不敢見形，勿滋疑慮。亡人楊寧頓首。」朱駭汗浹背，方知遇鬼，以書中歸途之語，知必不售，既而果然。還至羊留，以所賣簪釧錢遣僕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吳雲巖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見為歉。一夕，散步別業，聞樹外朗吟唐人詩曰：「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惟對空山月。」其聲哀厲而長。隔葉窺之，一古衣冠人倚石坐。確知為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長揖曰：「與君路異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無可寒溫。所以來者，欲一問鬼神情狀耳。敢問為鬼時何似？」曰：「一脫形骸，即已為鬼。如繭成蝶，亦不自知。」問：「果魂升魄降，還入太虛乎？」曰：「自我為鬼，即在此間。今我全身現與君對，未嘗隨氤氳元氣，升降飛揚。子孫祭時始一聚，子孫祭畢則散也。」問：「果有神乎？」曰：「鬼既不虛，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師。」問：「先儒稱雷神之類，皆旋生旋化，果不誣乎？」曰：「作措大時，飽聞是說。然竊疑霹靂擊格，轟然交作，如一雷一神，則神之數多於蚊蚋；如雷止神滅，則神之壽促於蜉蝣。以質先生，率遭呵叱。為鬼之後，乃知百神奉職，如世建官，皆非

頃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聞見，再質先生。然爾時擁皋比者，計為鬼已久，當自知之，無庸再詰矣。大抵無鬼之說聖人未有，諸大儒恐人諂瀆，故強造斯言。然禁沉湎可，並廢酒醴則不可；禁淫蕩可，並廢夫婦則不可；禁貪憚可，並廢財貨則不可；禁鬥爭可，並廢五兵則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挾百千萬億朋黨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語，而終不能懣服其心，職是故耳。傳其教者，雖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論，即不得稱為精義之學，亦違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爾。』君不察先儒矯枉之意，生於相激，非其本心；後儒關邪之說，壓於所畏，亦非其本心。竟信儒者真謂無鬼神？皇皇質問，則君之受給久矣。泉下之人，不欲久與生人接，君亦不宜久與鬼狎，言盡於此，餘可類推。」曼聲長嘯而去。案此謂儒者明知有鬼，故言無鬼，與黃山二鬼謂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言可行，皆洞見癥結之論。僅目以迂闊，猶墜五里霧中矣。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壇詩曰：「舊埋香處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弔古，幽魂腸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眾知為蘇小小也。客或請曰：「仙姬生在南齊，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閱歷歲時，幽明一理，性靈不昧，即與世推移。宣聖惟識大篆，祝詞何寫以隸書？釋迦不解華言，疏文何行以駢體？是知千載前人，其性識至今猶在，即能解今之語，通今之文。江文通、謝玄暉（編按：謝玄暉當係謝希逸之誤。）能作《愛妾換馬》八韻律賦（見於《纂異記》），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懷古》五言律詩，古有其事，又何疑於今乎？」又問：「尚能作永明體否？」即書四詩曰：「歡來不得來，儂去不得去。懊惱石尤風，一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結束蛺蝶裙，為歡棹舴艋。宛轉沿大堤，綠波雙照影。」「莫泊

荷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見。」蓋《子夜歌》也。雖才鬼依托，亦可云俊辯矣。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獲時，有少婦抱子行塋上，忽失足仆地，臥不復起。獲者遙見之，疑有故，趨視，則已死。子亦觸瓦角腦裂死。駭報田主，田主報里胥。辨驗死者，數十里內無此婦，且衣飾華潔，子亦銀釧紅綾衫，不類貧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葦箔，更番守視，而急聞於官。河城去縣近，官次日晡時至，啟箔檢視，則中置槁穢一束，二屍已不見。壓箔之磚固未動，守者亦未頃刻離也。官大怒，盡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鞫治，無絲毫謀殺棄屍狀。糾結繚繞至年餘，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駁詰。又歲餘，乃姑俟訪，而是家已蕩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間事。相傳村南墟墓間，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見之。是家一子好弋獵，潛往伏伺，穀弩中其股。

噉然長號，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繫以返，旋逸去。月餘，而有是事。疑狐變幻來報冤。然荒怪無據，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牘，不能不以匿屍論。故紛擾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婦，為姑所虐，縊於土神祠。亦箔覆待檢，更番守視。官至，則屍與守者俱不見，亦窮治如河城。後七八年乃得之於安平（深州屬縣。）蓋婦頗白皙，一少年輪守時，褫下裳而淫其屍，屍得人氣復生，竟相攜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當類此，是未可知。或並為一事，則傳聞誤矣。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妒，萬無納妾理，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為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為製鬼卒衣裝十許具，當有

以報命，如不能製，即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誑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為。是夕，婦夢魘，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媼，云：「將買妾。」人皆弗信。其夫亦慮後患，殊持疑。既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即整飾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眾為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府，用桃杖決一百，遣歸，克期令納妾。婦初以為噩夢，尚未肯。俄三日一攝，如徵比然。其昏瞶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即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

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澣綖，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囂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群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乎識之？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托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攜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媪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箠箠若寄食。又久而筦鑰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杯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哄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嘗為眾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

擗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恚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為磚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為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坐集數十狐，更番鬪戲。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肴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召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覬覦未息，恒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攜，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饋亦然。由是遂絕跡。然核計貲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為，奮然而起也。雖

狐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恒往來衛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囁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為？」瞽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眾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後得屍於天妃宮前（海口不受屍，凡河中求屍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樞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顴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仇，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孱弱之

人，搏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如較伍胥之楚仇，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

王昆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為余書掛幅，摘其中一條

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門，至北礪。耽玩忘返，坐樹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微聞人語曰：『夜氣澄清，

尤為幽絕，勝罨畫圖中看金碧山水。』以為同遊者夜至也。俄又曰：

『古琴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峨。」真妙寫難狀之景。嘗乞洪穀子畫此意，竟不能下筆。』竊訝斯是何人，乃見荊浩？起坐聽之。又曰：『頃東坡為畫竹半壁，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疏疏密密，意態自然，無杈極怒張之狀。』又一人曰：

『近見其西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煙水渺然，老鶴長唳，清飈遠引，

亦消盡縱橫之氣。緣才子之筆，務殫心巧；飛仙之筆，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為仙人，立起仰視。忽撲簌一聲，山花亂落，有二鳥衝雲去。』其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鶴親見徐佐卿」句，即記此事也。

劉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京師無賴游民多，婦女在家倚門，其夫白晝避出，擔二荊筐，操短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凡童婢、幼孩竊出之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為盜，實盜之羽翼。然贓物細碎，所值不多，又蹤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得。仍復掠問，忽承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終身愧

悔，恒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此狐？」故仕宦二十餘載，鞫獄未嘗以刑求。

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搖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煙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遺恨宋家東。」知為縊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係本吳門，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其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新齊諧》載冥司榜呂留良之罪曰：「辟佛太過。」此必非事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首陽一餓，追跡夷齊；又不

能戢影逃名，鴻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應試，身列膠庠；其子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則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比殷頑。何得肆作謗書，熒惑黔首？詭托於桀犬之吠堯，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歿罹陰譴，自必由斯。至其講學辟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陸、王為禪；既已辟禪，自不得不牽連辟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夢以來，辟佛者多，辟佛太過者亦多。以是為罪，恐留良轉有詞矣。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辟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辟，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眾，枵腹露宿

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辟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哄耳。錄以為功，固為讜論；錄以為罪，亦未免重視留良耳。

奴子王發，夜獵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為二人各捉一臂，東西牽曳，而寂不聞聲。疑為昏夜之中，剝奪衣物，乃向空虛鳴一銃。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歸，倏皆不見。方知為鬼。比及村口，則一家燈火出入，人語嘈囂云：「新婦縊死復甦矣。」婦云：「姑命晚餐作餅，為犬銜去兩三枚。姑疑竊食，痛批其頰。冤抑莫白，癡

立樹下。俄一婦來勸：『如此負屈，不如死。』猶豫未決，又一婦來懲之。恍惚迷瞶，若不自知。遂解帶就縊，二婦助之。悶塞痛苦，殆難言狀，漸似睡去，不覺身已出門外。一婦曰：『我先勸，當代我。』一婦曰：『非我後至不能決，當代我。』方爭奪間，忽霹靂一聲，火光四照，二婦驚走。我乃得歸也。」後發夜歸，輒遙聞哭詈，言：「破壞我事，誓必相殺。」發亦不畏。一夕，又聞哭詈，發訶曰：「爾殺人我救人，即告於神，我亦理直。敢殺即殺，何必虛相恐怖！」自是遂絕。然則救人於死，亦招欲殺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歟？此奴亦可云小異矣。

宋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游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累累入。冥王詰責良久，又累累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此並何

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寧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即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尚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為舞文，亦非有

所恩仇，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鞠，即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告人歟？

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城一醫，以重劑石膏治馮鴻臚星實之姬，人見者駭異。然呼吸將絕，應手輒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式》、張子和之《儒門事親》，專用寒涼，亦未敢至是。實自古所未聞矣。考喜用石膏，莫過於明繆仲淳（名希雍，天、崇間人，與張景岳同時，

而所傳各別。），本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論》一篇，力辯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運六氣，適值是年，未可執為定例也。

從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納涼於村外。遇一人似是書生，長揖曰：「僕不幸獲譴於社公，自禱弗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豐，而數十年一無所祈請。社公甚德君，亦甚重君，君為一禱，必見從。」表丈曰：「爾何人？」曰：「某故諸生，與君先人亦相識，今下世三十餘年矣。昨偶向某家索食，為所訴也。」表丈曰：「己事不祈請，乃祈請人事乎？人事不祈請，乃祈請鬼事乎？僕無能為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漢耳，不足謀也。」夫肴酒必豐，敬鬼神也；無所祈請，遠之也。敬鬼神而遠之，即民之義也。視流俗之諂瀆，迂儒之傲侮，為得其中矣。說此事時，余

甫八九歲，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時鄉風淳厚，大抵必端謹篤實之家，始相與為婚姻。行誼似此者多，不能揣度為誰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間，能勿睪然遠想哉！

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闖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為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然不能謂其無理也。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並附案語曰：「謹案練子寧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



者曰：『久定之界，爾忽翻舊局，是爾無故生釁也。』可使富者勝，詰貧者曰：『爾貧無賴，欲使畏訟賂爾也。』可使貧者勝，詰富者曰：『爾為富不仁，兼並不已，欲以財勢壓孤茆也。』可使強者勝，詰弱者曰：『人情抑強而扶弱，爾欲以膚受之訴聳聽也。』可使弱者勝，詰強者曰：『天下有強凌弱，無弱凌強。彼非真枉，不敢冒險攫爾鋒也。』可以使兩勝，曰：『無券無證，糾結安窮？中分以息訟，亦可以已也。』可以使兩敗，曰：『人有阡陌，鬼寧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爾輩所有，讓為閒田可也。』以是種種勝負，烏有常乎？」一人曰：「然則究竟當何如？」一人曰：「是十說者，各有詞可執，又各有詞以解，紛紜反覆，終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則長擁兩美莊矣。」語訖遂寂。此真老於幕府之言也。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毒物則不能也。然聞故老之言曰：「凡

遇毒物，無殺害心，則終不遭螫；或見即殺害，必有一日受其毒。」驗之頗信。是非物之知報，氣機相感耳。狗見屠狗者群吠，非識其人，亦感其氣也。又有生啖毒蟲者，云能益力。毒蟲中人或至死，全貯其毒於腹中，乃反無恙，此又何理歟？崔莊一無賴少年習此術，嘗見其握一赤練蛇，斷其首而生齧，如有餘味。殆其剛悍驚忍之氣，足以勝之乎？力何必益？即益力，方藥亦頗多，又何必是也？

賈公霖言，有貿易來往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按其腕。婦目狐，狐側睨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如平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為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

作送歸，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巳，乃自控送婦。中途，遇少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須不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蹤，徹夜奔馳。彷徨至曉，姑騎驢且返，再商覓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眾相執縛，大受箠楚。賴遇素識，多方辯說始得免。懊喪至家，則紡車瑤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驢為真耳。狐之報復惡矣，然覺則此人自啟也。

壬子春，灤陽採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隔澗坡上，有數鹿散游，又有二人，往來林下相對泣。共詫：「一人入鹿群，鹿何不

驚？」疑為仙鬼，又不應對泣。雖崖高水急，人徑不通，然月明如晝，了然可見。有微辨其中一人，似舊木商某者。俄山風陡作，木葉亂鳴，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羶焉。知頃所見，乃其生魂矣。東坡詩曰：「未死神先泣。」是之謂乎？聞木商亦無大惡，但心計深密，事事務得便宜耳。陰謀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又聞巴公彥弼言，征烏什時，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奮力酣戰，忽有飛矢自旁來，不及見也。一人在側見之，急舉刀代格，反自貫顛死。此人感而哀奠之。夜夢死者曰：「爾我前世為同官，凡任勞任怨之事，吾皆卸爾；凡見功見長之事，則抑爾不得前。以是因緣，冥司注今生代爾死。自今以往，兩無恩仇。我自有賞恤，毋庸爾祭也。」此與木商事相近。木商陰謀故譴重，此人小智故譴輕耳。然則所謂巧者，非正其拙歟！

門人郝瑗，孟縣人，余己卯典試所取士也。成進士，授進賢令。菲衣惡食，視民事如家事。倉庫出入，月月造一冊。預儲歸途舟車費，肩一笥中，雖窘急不用銖兩。囊篋皆結束室中，如治裝狀，蓋無日不為去官計。人見其日日可去官，亦無如之何。後患病乞歸，不名一錢，以授徒終于家。聞其少時，值春社，遊人如織。見一媪將二女，村妝野服，而姿致天然。瑗與同行，未嘗側盼。忽見媪與二女踏亂石，橫行至絕澗，鵠立樹下。怪其不由人徑，若有所避，轉凝睇視之。媪從容前致詞曰：「節物喧妍，率兒輩踏青，各覓眷屬。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毋近兒輩，使刺促不寧。」瑗悟為狐魅，掉臂去之。然則花月之妖，為人心自召，明矣。

木蘭伐官木者，遙見對山有數虎，懸崖削壁，非迂迴數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見別隊伐木者，衝虎徑過。眾頓

足危栗。然人如不見虎，虎如不見人也。數日後，相晤話及。別隊者曰：「是日亦遙見眾人，亦似遙聞呼噪聲。然所見乃數巨石，無一虎也。」是殆命不遭啗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虛無朕，冥漠無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與鬼神矣。天與鬼神能司命，而顧謂天即理也，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然則理氣渾淪，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峙而嶙峋乎？吾無以測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夢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篤學能文，小試必第一，而省闈輒北，竟坎壈以終。年二十餘時，日者推其命，謂天官、文昌、魁星貴人，皆集於一宮，於法當以鼎甲入翰林，而是歲只得食餼。計其一生遭遇，亦無更得志於食餼者。蓋其賦命本薄，故雖極盛之運，所得不過如是也。田白巖曰：「張文和公八字，日

者以其一生仕履，較量星度，其開坊僅抵一衿耳。此與冠瀛之命可以互勘。術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據星度，遽斷休咎也。」又嘗見一術士云，凡陣亡將士，推其死綏之歲月，運必極盛。蓋盡節一時，垂名千古，馨香百世，榮逮子孫，所得有在王侯將相之上者，故也。立論極奇，而實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虛中等格局中矣。

冠瀛久困名場，意殊抑鬱，嘗語余及雪崖曰：「聞舊家一宅，留宿者夜輒遭魘，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膽力，欲伺為祟者何物，故寢其中。二更後，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卻，聞生轉側，即伏不動。知其畏人，佯睡以俟之。漸作鼾聲。俄覺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覺昏沉，急奮右手搏之，執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項。噉然一聲，作人言求釋。急呼燈視之，乃一黑狐。眾共捺制，刃穿其髀，貫以索，而自繫於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問其作祟意。」

狐哀鳴曰：『凡狐之靈者，皆修煉求仙。最上者調息煉神，講坎離龍虎之旨；吸精服氣，餌日月星斗之華，用以內結金丹，蛻形羽化。是須仙授，亦須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則修容成素女之術，妖媚蠱惑，攝精補益，內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採少則道不成，所採多則戕人利己，不干冥譴，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竊之功，為獵取之計，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餘氣，如蜂採蕊，無損於花，湊合漸多，融結為一，亦可元神不散，歲久通靈。即我輩是也。雖道淺術疏，積功亦苦，如不見釋，則百年精力，盡付東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憫其詞切，竟縱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傳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場上者，鴻才碩學，吾亦不能；次者行險僥倖，吾亦不敢；下者剽竊獵取，庶幾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吾道窮矣。二君皆早掇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戲曰：「以君作江村後身，如香山之為白老矣。惟此一念，當是身異性存。此病至深，僕輩實

無藥相救也。」相與一笑而罷。蓋冠瀛為文，喜夏夏生造，硬語盤空，屢躓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為戲。《賈長江集》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句下夾注一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見略相似矣。

吉木薩臺軍言，嘗逐雉入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澗往視，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氍毹，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姣麗，作蒙古裝，惟跣足不靴，衣則綠氍毹也，方對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不著寸縷，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額魯特、非回部、非西番，啁晰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驃肉半肘也。又拜謝之，皆搖手。乃攜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牧馬者往跡，不

復見矣。意其山神歟？

世言虹見則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則虹見耳。蓋雲破日露，則回光返照，射對面之雲。天體渾圓，上覆如笠，在頂上則仰視，在四垂則側視，故斂為一線。其形隨下垂，兩面之勢，屈曲如弓。又側視之中，斜對目者近，平對目者遠，以漸而遠。故重重雲氣，皆見其邊際，疊為重重紅綠色，非真有一物如帶，橫亙天半也。其能下澗飲水，或見其首如驢者（見朱子語錄），並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當是別一妖氣，其形似虹，或別一妖物，化形為虹耳。

汲孺愛先生言，嘗親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為祟，能作人言，惟病者聞之。或謂蠅之蠢蠢，豈能成魅？或魅化蠅形耳。此語近之。青

衣童子之宣赦，渾家門客之吟詩，皆小說妄言，不足據也。

辟塵之珠，外舅馬公周籙曾遇之，確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雜珠寶者，布茵於地（俗謂擺攤），羅諸小篋於其上。雖大風霾，無點塵。或戲以囊有辟塵珠。其人椎魯，漫笑應之，弗信也。如是半載。一日，頓足大呼曰：「吾真誤賣至寶矣！」蓋是日飛塵忽集，始知從前果珠所辟也。按醫書有服響豆法，響豆者，槐實之夜中爆響者也。一樹只一顆，不可辨識。其法槐始花時，即以絲網罩樹上，防鳥鵲啄食。結子熟後，多縫布囊貯之。夜以為枕，聽無聲者即棄去。如是遞枕，必有一囊作爆聲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貯之，枕聽，初得一響者則又分。如二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之，則響豆得矣。此人所鬻之珠，諒亦無幾。如以此法分試，不數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輕棄，當緣祿相

原薄耳。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燄。有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籌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縋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為闔門並煨燼，遙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巋然獨存。蓋回颺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灤陽消夏錄》載孀婦事相類。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

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況六人並純孝乎？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為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即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君不相識，而張君間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因為點定字句，錄之此編。

呂太常含暉言，京師有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無人肯助昇。乃闔家男婦，鋏鋤刀鎗，合手於室內掘一坎，置棺於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雖被焚，棺在坎中竟無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智，因張孝子事附錄之。

交河泊鎮有王某，善技擊，所謂王飛骹者是也（骹俗作腿，相沿已久，然非正字也）。一夕，偶過墟墓間，見十餘小兒當路戲，

約皆四五歲。叱使避如不聞，怒捫其一，群兒共噪罵。王愈怒，蹴以足。群兒忿湧，各持磚瓦擊其髀，捷若猿獠。執之不得，拒左則右來，禦前則後至，盤旋撐拄，竟以顛隕；頭目亦被傷。屢起屢仆，至於夜半，竟無氣以動。次日，家人覓之歸。兩足青紫，臥半月乃能起。小兒蓋狐也。以王之力，平時敵數十壯夫，尚揮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敗塗地。《淮南子》引堯誠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左傳》曰：「蜂蠆有毒。」信夫！

郭彤綸言，阜城有人外出，數載無音問。一日，倉皇夜歸，曰：「我流落無藉，誤落群盜中，所劫殺非一。今事敗，幸跳身免；然聞他被執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計已飛檄拘眷屬。汝曹宜自為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竟去，更無一言。闔家震駭，一夜星散盡，所居竟廢為墟。人亦不明其故也。越數載，此人至其故宅，訪父母妻

子移居何處，鄰人告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測所由。稍稍蹤跡，知其妻在彤綸家傭作。叩門尋訪，乃知其故。然在外實無為盜事，後亦實無夜歸事。彤綸為稽官牘，亦並無緝捕事。久而憶耕作八溝時（漢右北平之故地也。）築室山岡。岡後有狐，時或竊物，又或夜中嗥叫攪人睡。乃聚徒鬪破其穴，熏之以煙，狐乃盡去。疑或其為魅以報歟？

奴子史錦文，嘗往淪州延醫。暑月未攜眠被，乘一馬而行。至張家溝西，痞忽作，乃繫馬於樹，倚樹小憩。漸懵騰睡去，夢至一處，草屋數楹，一翁一嫗坐門外，見錦文邀坐。問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莊住兩載，與其父史成德有交，錦文幼時亦相見，今如是長成耶？」感念存歿，意頗悽愴。嫗又問：「五魁無恙否（五魁，史錦彩之乳名。）？三黑尚相隨否（三黑，李姓，錦文異父弟，

隨繼母同來者也。〕？」亦頗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淺，然皆紅土膠泥，黏馬足難行。雨且至，日已過午，爾宜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遙見四五丈外，有一孤塚，意即李六所葬歟？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磚河，果遇雨。歸告其繼母，繼母曰：「是嘗在崔莊賣瓜果，與爾父日遊醉鄉者也。」殂謝黃泉，尚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識者矣。

奴子傅顯喜讀書，頗知文義，亦稍知醫藥。性情迂緩，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井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鍼黹，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慮。男女有別，不

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夫僮僕讀書，可云佳事；然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憤僻謬，貽害無窮，亦何貴此儒者哉！

武強一大姓，夜有劫盜，群起捕逐。盜逸去，眾合力窮追。盜奔其祖塋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敢入，盜亦不敢出。相持之際，樹內旋飈四起，砂礫亂飛，人皆矓目不相見，盜乘間突圍得脫。眾相詫異，先靈何反助盜耶？主人夜夢其祖曰：「盜劫財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盜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財，可勿追也。追而及，盜還鬥傷人，所失不大乎？即眾力足殪盜，盜殪則必告官，官或不諒，坐以擅殺，所失不更大乎？且我眾烏合，盜皆死黨；盜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備盜也。一與為仇，隱憂方大，可不深長思乎？旋風我所為解此結也，爾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

老成遠慮，勝少年盛氣多矣。」

滄州城守尉永公寧，與舅氏張公夢徵友善。余幼在外家，聞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鋒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許人。一日，門外買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視，路無是人，鄰里亦未見是人也。夜扃戶寢，少年乃出於燈下。知為魅，亦不驚呼，亦不與語，操利剪偽睡以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於牀下，誘說百端。平姐如不見聞。少年倏去，越片時復來，握金珠簪珥數十事，值約千金，陳於牀上。平姐仍如不見聞。少年又去，而其物則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爾徹夜，爾竟未一取視也！至人不可以利動，意所不可，鬼神不能爭，況我曹乎？吾誤會爾私祝一言，妄謂托詞於父母，故有是舉，爾勿嗔也。』斂其物自去。蓋女家素貧，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餉不足贍，曾私祝佛前，願早得一婿養父母，

為魅所竊聞也。」然則一語之出，一念之萌，曖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塗飾假借乎！

瑤涇有好博者，貧至無甌，夫婦寒夜相對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時但有錢三五千，即可挑販給朝夕，雖死不入囊家矣。顧安所從得乎？」忽聞扣窗語曰：「爾果悔，是亦易得，即多於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復萌耳。」以為同院尊長憫惻相周，遂飲泣設誓，詞甚堅苦。隨開門出視，月明如晝，寂無一人，惘惘莫測其所以。次夕，又聞扣窗曰：「錢已盡返，可自取。」秉火起視，則數百千錢累累然皆在屋內，計與所負適相當。夫婦狂喜，以為夢寐，彼此掐腕皆覺痛，知灼然是真（俗傳夢中自疑是夢者，但自掐腕覺痛者是真，不痛者是夢也）。以為鬼神佑助，市牲醴祭謝。途遇舊博徒，曰：「爾術進耶？運轉耶？何數年所負，昨一日盡復也？」罔知所對，

唯諾而已。歸甫設祭，聞簷上語曰：「爾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爾父墓，以爾父憤爾遊蕩，夜夜悲嘯，我不忍聞，故幻爾形往囊家取錢歸。爾父寄語，事可一不可再也。」語訖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溫飽以終。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為惟所欲為矣，其亦念黃泉之下，有夜夜悲嘯者乎？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婦亦病瘵，勢皆不救，父母甚憂之。子婦先卒，其父乃趣為子納妾。其母駭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為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誣矣。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鬥，擊之踣，誤以為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彷彿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恒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泣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眾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

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蹤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裙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為王友義，故尋訪無跡。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為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為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為人，

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為。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人力亦可也。

引據古義，宜徵經典；其餘雜說，參酌而已，不能一一執為定論也。《漢書·五行志》（編按：《漢書》疑《元史》之誤。《元史·五行志》：「中統二年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鄒氏一產三男。」）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癩，其說以為母氣盛也，故謂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為妖異，抑又何歟？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癩可矣；既為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為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

者，亦將謂地氣太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勝，遂以傳為經。國家典制，凡一產三男，皆予賞賚。一掃曲學之陋說，真千古定議矣。余修《續文獻通考》，於祥異考中，變馬氏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書成。適儀曹以題賞一產三男本稿請署，偶與論此，因附記於書末。



經典古籍新編